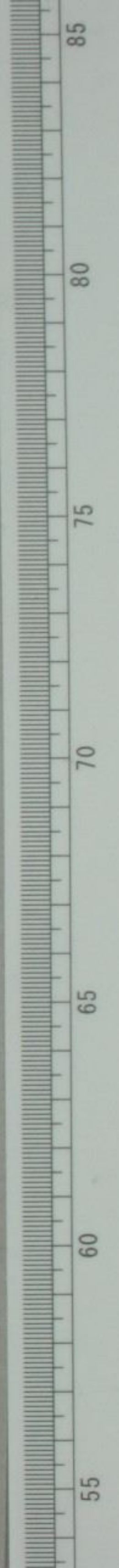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75





文庫11  
D 292  
75

宋史卷二百九十三

列傳第五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百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田錫

王禹偁

張詠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楊徽之  
宰峨眉宋白宰玉津皆厚遇之為之延譽繇是聲稱翕  
然太平興國三年進士高等釋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  
遷著作郎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改左拾遺直史館賜緋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二百九十三

列傳

文庫



魚錫好言時務既居諫官卽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  
廷大體者四其畧曰頃歲王師平太原未賞軍功迄今  
二載幽燕竊據固當用兵雖稟宸謀必資武力願陛下  
因郊禋耕籍之禮議平戢之功則駕馭戎臣莫茲爲重  
此要機也今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所謂老師費財  
者是也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  
自當來賓周成王時越裳九譯來貢且曰天無迅風疾  
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其有聖人乎蓋往朝之  
交州瘴海得之如獲石田臣願陛下務修德以來遠無  
鈍兵以挫銳又何必以蕞爾蠻夷上勞震怒乎此大體  
之一也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  
聞升降軒記言動豈聖朝美事乎又御史不敢彈奏中  
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  
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臣願陛下擇才任人使各司  
其局苟職業修舉則威儀自嚴此大體之二也爾者寓  
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  
輪奐加又闢西苑廣御池雖周之靈囿漢之明朋未足  
爲比而尚書省湫隘尤甚郎曹無本局尚書無廳事九  
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  
制度邪臣願陛下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



案獄官令枷杻有短長鉗鎖有輕重尺寸斤兩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爲枷杻者也昔唐太宗親明堂圖見人之五藏皆麗於背遂減徒刑况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疏奏優詔褒荅賜錢五十萬僚友謂錫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享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爲一賞奪邪時趙普爲相令有司受羣臣章奏必先白錫錫貽書於普以爲失至公之體普引答謂之六年爲河北轉運副使驛書言邊事曰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矜捕斬小勝爲功買怨結仇興戎致寇職此之由前歲邊陲倂擾親迂革駱戎騎旣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勞煩耗歟可勝言哉伏願申飭將帥慎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俘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積軍儲然後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旣心服而忘歸則力省而功倍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綏懷萬國



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貴深謀所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之大體求至治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爲君有常道爲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治也漢武帝躬秉武節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伐遼東之國則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則是勞而無功也在位之臣敢言者少言而見聽未必蒙福言而不從方且虞禍欲下不隱情得乎惡在其務大體而求至治也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嘗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緩而速則害必由之而致可誅而赦則姦究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於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爲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此之謂也臣又謂取舍不可以有惑者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者故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心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



極武焉書奏上嘉之七年徙知相州改右補闕復上章  
論事明年移睦州睦州人舊阻禮教錫建孔子廟表請  
以經籍給諸生詔賜九經自是人知向學會文明殿災  
又拜章極言時政上嘉納焉轉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  
院上書請封禪以本官知制誥尋加兵部員外郎端拱  
二年京畿大旱錫上章有調燮倒置語忤宰相罷爲戶  
部郎中出知陳州坐稽留殺人獄責授海州團練副使  
後徙單州召爲工部員外郎復論時政闕失俄詔直集  
賢院至道中復舊官真宗嗣位遷吏部出使秦隴還連  
上章言陝西數十州苦于靈夏之役生民重困上爲之

戚然同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與魏廷  
式聯職以議論不協求罷出知秦州會彗星見拜疏請  
責躬以答天戒再召見便殿及行降中使無論仍加優  
賜咸平三年詔近臣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  
以錫應詔還朝屢召對言事錫嘗奏曰陛下卽位以來  
治天下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  
門事類臣請鈔畧四部別爲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  
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爲御屏風  
十卷置扆座之側則治亂興亡之鑒常在目矣真宗善  
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每成書數卷卽先進內錫乃



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御覽序曰聖人之道布  
在方冊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  
諸史則迹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  
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非獵精義以爲鑒戒  
舉綱要以觀會通爲日覽之書資日新之德則雖白首  
未能窮經矧王者乎臣每讀書思以所得上補聖聰可  
以銘於座隅者書於御屏可以用於常道者錄爲御覽  
冀以消埃之微上禪天地之德俾功業與堯舜比崇而  
生靈亦躋仁壽之域矣御屏風序曰古之帝土盤盂皆  
銘几杖有戒蓋起居必觀而夙夜不忘也湯之盤銘曰

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王銘於几杖曰安不忘危存  
不忘亡熟惟二者後必無凶唐黃門侍郎趙智爲高宗  
講孝經舉其要切者言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  
不失其天下憲宗采史漢三國已來經濟之要號前代  
君臣事迹書于屏間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語要輒  
用進獻題之御屏寘之座右日夕觀省則聖德日新與  
湯武比隆矣五年再掌銀臺覽天下奏章有言民飢盜  
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其事上對宰相稱錫得爭臣  
之體卽日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擢右諫議大夫史  
館修撰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六年冬病卒年六



十四遺表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居安思危在治思亂上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嗟惜久之特贈工部侍郎錄其二子並爲大理評事給奏終喪錫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已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蔽副示後謗時賣直邪悉命焚之然性凝執治郡無稱所著有咸平集五十卷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爲農家九歲能文舉士

安見而器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授咸武主簿徙知長洲縣就改大理評事同年生羅處約時宰吳縣日相與賦詠人多傳誦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幣上特命以文犀帶寵之即日獻端拱箴以寓規諷時北庭未寧訪羣臣以邊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畧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君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爲強盛肆行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驚何邪蓋漢文當軍臣強盛之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



爲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繫于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之聖明豈讓文帝契丹之強盛不及軍臣單于至如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亦在乎外任人內修德爾臣愚以爲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罷小臣訶邏邊事行間諜離其黨遣趙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犄角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又與夏候嘉正羅處約杜鎬表請同校

三史書多所釐正二年親試貢士召禹偁賦詩立就上悅曰此不踰月遍天下矣卽拜左司諫知制誥是冬京城旱禹偁疏云一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饑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未霑宿麥未茁旣無積蓄民飢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關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亦願首減奉以贖耗蠹之咎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之衆非贓盜者釋之然後以古者



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事戒敕州縣官吏其餘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未幾判大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道安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偁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歲餘移解州四遷進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剛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直弘文館求補郡以便奉養得知單州賜錢三十萬至郡十五日召爲禮部員外郎再知制誥屢獻計李繼遷便宜以爲繼遷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謂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則繼遷身首不梟則擒矣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夏人欵附卒如禹偁言至道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詔命有不佞者多所論奏孝章皇后崩遷梓宮于故燕國長公主第羣臣不成服禹偁與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訕罷爲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爲潤筆禹偁却之及出滁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被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揚州真宗卽位遷秩刑部會詔求直言禹偁上疏言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



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  
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爲宜勅封  
疆之吏致書遼臣俾達其主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  
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已而爲  
民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  
道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  
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銳而不衆  
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  
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  
義安在由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  
專故也臣愚以爲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  
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古籍濟上未及第  
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  
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  
官而監酒榷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  
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旣爾天  
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  
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爲  
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  
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



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  
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  
濫古者鄉舉里選爲官擇人士君子學行修于家然後  
薦之朝廷歷代雖有沿革未嘗遠去其道隋唐始存科  
試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  
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  
沒齒不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  
不求備以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發  
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爲  
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需澤陞

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  
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已下謂之旨授官  
今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爲  
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四曰沙汰僧尼使  
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者耕田  
之法農卽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外  
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漢明  
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  
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爲六矣假使天下有萬  
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



歲用萬縑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爲  
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  
儉捨施又多佛若有雲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  
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  
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  
一端也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  
不疑姦儉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  
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  
之盛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  
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知  
人任賢之德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唐元  
和中憲宗嘗命裴洎銓品庶官洎曰天子擇宰相宰相  
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  
者以洎爲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旣得宰相  
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  
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  
周文王左右無可結讎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  
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  
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北來三班奉職或因遣使亦  
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振舉綱紀尊嚴視



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爲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  
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  
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  
而王道行矣疏奏召還復知制誥咸平初預修太祖實  
錄直書其事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  
重其間出知黃州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云屈于  
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謫而何虧三年濮州盜夜入城  
畧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疏畧曰伏以  
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  
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  
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  
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  
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強幹弱枝之術亦  
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  
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圯鎧仗不完及徙維揚  
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便  
臣殼弩張弓十餘回五蓋不敢擅有修治上下因循遂  
至于此今黃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  
盜賊竊發雖思禦備何以枝梧蓋大祖削諸侯設之



勢太宗杜僭偽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

闕

世久

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  
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圯一也兵仗不  
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  
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  
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  
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畧之虞矣疏奏上嘉  
納之四年州境二虎鬪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鷄夜鳴經  
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  
遣內侍乘駟勞問醮禳之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

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  
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矧身後之語上異之果  
至郡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計聞甚悼之厚賻其家賜  
一子出身禹偁詞學敏贍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  
躬行道爲已任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羣  
間斯無媿矣其爲文著書多涉規風以是頗爲流俗所  
不容故屢見擯斥所與游必儒雅後進有詞藝者極意  
稱揚之如孫何丁謂輩多游其門有小畜集二十卷承  
明集十卷集議十卷詩三卷子嘉祐嘉言俱知名嘉祐  
爲館職寇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



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爲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大平之責焉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或不逮吾子也嘉祐官不顯嘉言以進士第爲江都簿真宗嘗觀禹偁奏章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以嘉言聞卽召對擢大理評事至殿中侍御史曾孫汾舉進士甲科仕至上部侍郎入元祐黨籍張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少負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遊未嘗下人太平興國五年郡舉進士議以詠首薦有夙儒張單者未第詠與寇準致書郡將薦單爲首衆許其能讓是歲詠登進士乙科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再遷著作佐郎以蘇易簡薦入爲太子中允遷祕書丞通判麟相二州乞掌濮州市征以便養俄召還賜緋魚知浚儀縣會李沆宋湜寇準連薦其才以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奏罷歸峽二州水遞夫就轉太常博士太宗聞其強幹召還超拜虞部郎中賜金紫旬日與向殿中並擢爲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兼掌三班院張永德爲并代部署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案其罪



詠封還詔書且言陛下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  
推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  
兵脅訐軍校者詠引前事爲言太宗改容勞之出知益  
州時李順搆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緩師不進詠  
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  
校曰汝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  
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  
深入大致克捷繼恩帳下卒縋城夜遁吏執以告詠不  
欲與繼恩失懽卽命繫投胷井人無知者時寇畧之際  
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  
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時民間  
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  
人旣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  
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  
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  
攷張達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而三人  
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勸民有諜訐者詠灼見情僞立爲  
判決人皆厭服好事者編集其辭鏤板傳布詠嘗曰詢  
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無不審  
矣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丁外艱起復改兵



部郎中會詔川陝諸州參用銅鐵錢每銅錢一當鐵錢  
十詠上言昨經利州以銅錢一換鐵錢五綿州銅錢一  
換鐵錢六益州銅錢一換鐵錢八若一其法公私非便  
望依旬估折納銅錢真宗卽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初  
入拜給事中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齋會丞相大  
僚有酒失者詠奏彈之二年同知貢舉是夏以工部侍  
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  
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  
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  
聚爲盜則爲患深以俟秋成當仍舊法有民家子與姊  
婿訟家財婿言妻父臨終此子裁三歲故見命掌貲產  
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婿詠覽之索  
酒酌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苟以七與子  
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婿人皆服其  
明斷知永興軍府五年馬知節自益徙延州朝議擇可  
代者真宗以詠在前蜀治行優異復命知益州仍加刑  
部侍郎樞密直學士就遷吏部侍郎轉運使黃觀上其  
治狀有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上因令傳諭詠曰  
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歸朝復掌三班領登聞檢  
院詠中歲瘍生腦頗妨巾櫛求知穎州真宗以其公直



有時望再任益部皆以政績聞不當蒞小郡令中書召  
問將委以青杜或真定令其自擇詠辭不就遂命知并  
州大中祥符初加左丞三年春州民以詠秩滿借留就  
轉工部尚書令再任是秋以江左旱歉命充昇宣等十  
州安撫使進禮部上聞詠腦瘍甚憫之令薛映馳驛代  
還以疾未見恨不得面陳所蘊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帑  
藏以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欽若  
啓上侈心之爲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  
州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旣顯求霖者  
三十年不可得至是來謁關吏曰傅霖請見詠責之曰  
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爲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  
曰別子一世尚爾邪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問昔  
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自知  
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別去後一月而詠卒年七十贈  
左僕射諡忠定詠剛方自任爲治尚嚴猛嘗有小吏將  
詠詠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此枷終不脫詠怒其悖卽  
斬之少學擊劍慷慨好大言樂爲竒節有士人遊宦遠  
郡爲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爲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遇  
於傳舍知其事卽陽假此僕爲馭單騎出近郊至林麓  
中斬之而還嘗謂其友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



宋史卷二百九十三  
自律不爾則爲何人邪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  
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也性躁  
果卞急病創甚飲食則痛楚增劇御下益峻尤不喜人  
拜跪命典客預戒止有違者詆卽連拜不止或倨坐罵  
之真宗嘗稱其材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自號乖崖以  
爲乖則違衆崖不利物有集十卷弟誥爲虞部員外郎  
論曰傳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鯁蹇諤之節  
蔚爲名臣所遇之時然也禹偁制戎之策厥後果符其  
言而醇文異學爲世示仰錫身沒之後特降褒命以賁  
直操與夫容容嘿嘿以持祿固位者異矣詠所至以政  
績聞天子嘗曰詠在蜀吾無西顧之憂其被獎與如此  
然皆亂麟自信道不諧偶故不極於用云

宋史卷二百九十三終



宋史卷二百九十四  
列傳第五十三  
十九

宋史卷二百九十四

列傳第五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掌禹錫 蘇紳 王洙子欽臣 胥偃

柳植 聶寇卿 馮元 趙師民

張錫 張揆 楊安國

掌禹錫字唐卿許州鄆城人中進士第為道州司理參軍試身言書判第一改大理寺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二百九十四

列傳

五十三



郎通判并州擢知廬州未行丁度薦爲侍御史上疏請  
嚴備西羌時議舉兵禹錫引周宣薄伐爲得漢武遠討  
爲失且建畫增步卒省騎兵舊法薦舉邊吏貪賊皆同  
坐禹錫奏謂使貪使愚用兵之法也若舉邊吏必兼責  
士節則莫敢薦矣材武者孰從而進哉後遂更其法出  
提點河東刑獄杜衍薦召試爲集賢校理改直集賢院  
兼崇文院檢討歷三司度支判官判理欠司同管勾國  
子監歷判司農太常寺數考試開封國學進士命題皆  
奇奧士子憚之目爲難題掌公遷光祿卿改直秘閣英  
宗卽位自秘書監遷太子賓客御史劾禹錫老病不任  
事帝憐其博學多記令召至中書示以彈文禹錫惶怖  
自請遂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禹錫矜慎畏法居家  
勤儉至自舉几案嘗預脩皇祐方域圖志地理新書奏  
對帝前王洙推其稽考有勞賜三品服及校正類篇神  
農本草載藥石之名狀爲圖經喜命術自推直生日年  
庚寅日乙酉時壬午當易之歸妹困震初中末三卦以  
世應飛伏納五甲行軌析數推之卦得二十五少分三  
卦合七十五年約半祿秩筭數盡于此矣著郡國手鑑  
一卷周易集解十卷好儲書所記極博然迂漫不能達  
其要常乘駑馬衣冠汗垢言語舉止多可笑僚屬或慢



侮之過閭巷人指以爲戲云

蘇紳字儀甫泉州晉江人進士及第歷宜復安三州推官改大理寺丞母喪寓揚州州將盛度以文學自負見其文大驚自以爲不及由是知名再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科擢尚書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徙揚州歸上十議進直史館爲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時衆星西流并代地大震方春而雷詔求直言紳上疏極言時事安化蠻蒙光月率衆寇宜州敗官軍殺鈐轄張懷志等六人紳上言曰國家比以西北二邊爲意而鮮復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誠不可不慮也臣頃從事宜州

粗知本末安化地幅員數百里持兵之衆不過三四千人然而敢肆侵擾非特恃其險絕亦由往者守將失計而國家姑息之太過也向聞宜州吏民言祥符中蠻人騷動朝廷興兵討伐是時唯安撫都監馬玉勒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玉志不得逞蠻人畏伏其名至今言者猶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當殄滅無今日之患矣至使乘隙蹂邊屠殺將吏其損國威無甚於此朝廷儻不以此時加兵則無以剗艾將來而震疊荒裔彼六臣者雖不善爲馭自致喪敗然銜冤負耻當有以剗除臣觀蠻情所恃者



地形險阨據高臨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壤土磽确資蓄虛乏刀耕火種以爲饌糧其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可以計覆不可以力爭今廣東西教閱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軍皆慣涉險阻又所習兵器與蠻人畧同請速發詣宜州策應而以他兵代之仍命轉運使備數年軍食今秋冬之交嵐氣已息進軍也其出路轉粟補平爲曠日持久之計伺得便利卽圖深入可以傾蕩巢穴杜絕蹊逕縱使奔逸林莽亦且壞也室廬焚其積聚使進無鈔畧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異時足以拓外夷爲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爲聲援如獲首級卽優償以金帛計若出此則不越一年途寇必就殄滅況廣西溪峒荆湖川峽蠻落甚多大抵好爲騷動因此一役必皆震讐可保數十年無俶擾之虞矣朝廷施用其策遺馮仲巳守桂州經制之蠻遂平又陳便宜八事一曰重爵賞先王爵以褒德祿以賞功名以定流品位以居才實未有無德而據高爵無功而食厚祿非其人而受美名非其才而在顯位者不妄與人官非惜寵也蓋官非其人則不肖者逞不妄賞人非愛財也蓋賞非其人則徼幸者衆非特如此而已



則又敗國傷政納侮詒患上干天氣下戾人心災異既興妖孽乃見故漢世五侯同日封天氣赤黃及丁傳封而其變亦然楊宣以爲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二日慎選擇今內外之臣序年遷改以爲官濫而復有論述微効援此希進者朝臣則有升監司使臣則有授橫行不問人材物望可與不可金甄錄之不三數年坐致清顯如此不止則異日必以將相爲賞矣三曰明薦舉今有位多援親舊或迫於權貴甚非薦賢助國爲官擇人之道若要官闕人宜如祖宗故事取班簿親擇五品以上清望官各令舉一二人述其才能德業陛下與執政大臣參驗而擢之試而有効則先賞舉者否則黜責之如此則人人得以自勸又選人條約太嚴舊制三人保者得選京官今則五人舊轉運使提點刑獄率當三人今止當一人舊大兩省官歲舉五人今才舉三人升朝官舉三人今則舉一人舊不以在任及所統屬皆得奏舉今則須在任及統屬方許論薦驅馳下僚未免有賢愚同滯之歎也四曰異服章朝班中執杖之人與丞郎清望同佩金魚內侍班行與學士同服金帶豈朝廷待賢才加禮遇之意宜加裁定使采章有別則人品定而朝儀正矣五曰適才宜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之六



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流內銓則古  
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閑劇才能之長  
短惟以資歷深淺爲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  
肖有別不可得也太宗皇帝始用趙普議置考課院以  
分中書之權今審官是也其職任豈輕也哉宜擇主判  
官付之以事權責成其選事若以爲格例之設久不可  
遽更或有異才高行許別論奏如寇準判銓薦選人錢  
若水等三人並遷朝官爲直館其非才亦許奏殿如唐  
虞從愿爲吏部非才實者並令罷選十不取一是也六  
百擇將帥漢制邊防有警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唐室文  
臣自員外郎中以上爲刺史團練防禦觀察節度等使  
皆是養將帥之道豈嘗限以文武比年設武舉所得人  
不過授以三班官使之監臨欲圖其建功立事何可得  
也臣僚舉換右職者必人才弓馬兼書筭策畧亦責之  
太備宜使有材武者居統領之任有謀畫者任邊防之  
寄士若素養之不慮不爲用也七曰辨忠邪夫忠賢之  
嫉姦邪謂之去惡惡不去則害政而傷國姦邪陷忠良  
謂之蔽明明不蔽則無以稔其惡而肆其毒矣忠邪之  
端惟人主深辨之自古稱帝之聖者莫如唐堯然而四  
凶在朝圯毀善類好賢之甚者莫如漢文然而絳灌在



列不容賢臣願監此而不使譽毀之說得行愛憎之徒  
逞志則忠賢進而邪慝消矣八曰脩預備國家承平天  
下無事將八十載民食宜足而不足國用宜豐而未豐  
甚可恠也往者明道初蟲螟水旱幾徧天下始之以饑  
饉繼之以疾疫民之轉流死亡不可勝數幸而比年稍  
稔流亡稍復而在位未嘗留意於備預之道莫若安民  
而厚利富國而足食欲民之安則爲之擇守宰明教化  
欲民之利則必去兼并禁游末恤其疾苦寬其徭役則  
民安而利矣欲國之富則必崇節儉敦質素蠲浮費欲  
食之足則省官吏之冗去兵釋之蠹絕奢靡之弊塞凋

僞之原則國食足矣民足於下國富於上雖有災沴不  
足憂也書奏帝嘉納之進史館修撰擢知制誥入翰林  
爲學士再遷尚書禮部郎中王素歐陽修爲諫官數言  
事紳忌之會京師閔雨紳請對言洪範五事言之不從  
是謂不义厥咎僭厥罰常暘蓋言國之號令不專於上  
威福之柄或移臣下虛譁憤亂故其咎僭又曰庶位踰  
節茲謂僭刑賞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暘  
今朝大號令有不一者庶位有踰節而陵上者刑賞有  
妄加於下者下人有謀而僭上者此而不思雖禱于上  
神祇殆非天意紳意以指諫官諫官亦言紳舉御史



馬端非其人改龍圖閣學士知揚州復爲翰林學士史館修撰權判尚書省紳銳於進取善中傷人陰中王德用其疏至有宅枕乾岡貌類藝祖之語帝惡之匿其疏不下遂出紳以吏部郎中改侍讀士集賢殿修撰知河陽徙河中未行感疾爲醫者藥所悞猶力疾答之已而卒紳博學多知喜言事嘗請罷連日視朝復唐制朔望喚仗人閣間開便殿延對輔臣寬制舉科格以牧才傑選命諫員勿侵御史職事趙元昊反請詔邊帥爲入諄之計且曰以十年防守之費爲一歲攻取之資不爾則防守之備不止於十年矣又曰今邊兵止備陝西恐賊出不意窺河東卽麟府不可不慮宜稍移兵備之麟延與原州鎮戎軍皆當賊衝而兵屯衆寡不均或寇原州鎮戎軍則鄜延能應援陝西屯卒太多永興爲關隴根本而戍者不及三千宜留西戍之兵壯關中形勢緩急便於調發郡縣備盜不謹請增尉員益弓手籍其論利害甚多紳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爲險詖故語曰草一以示鄜陷人倒卓子頌別有傳

王洙字原叔應天宋城人少聰悟博學記問過人乃舉進士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祖母譚王司欲



沈洙連坐之法召謂曰不保可易也洙曰保之不願  
遂與稹俱罷再舉中甲科補舒城縣尉坐覆縣民  
鍾元殺妻不實免官後調富川縣主簿晏殊留守南  
京厚遇之薦爲府學教授召爲國子監說書改直講  
校史記漢書擢史館檢討同知太常禮院爲天章閣侍  
講專讀寶訓要言於邇英閣累遷太常博士同管勾國  
子監預修崇文總目成遷尚書工部員外郎修國朝會  
要加直龍圖閣權同判太常寺坐赴進奏院賽神與女  
妓雜坐爲御史劾奏黜知濠州徙襄州會具卒判州郡  
皆恂恂襄佐史請罷教閱士不聽又請毋給真兵洙曰  
此正使人不安也命給庫兵教閱如常日人無敢譁者  
徙徐州時京東饑朝廷議塞商胡賦榷新輸半而罷塞  
洙命更其餘爲穀粟誘願輸者以餉流民因募其壯者  
爲兵得千餘人盜賊衰息有司上其最爲京東第一徙  
亳州復爲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帝將祀明堂宋祁言  
明堂制度久不講洙有禮學願得同具其儀詔還洙天  
常再遷兵部員外郎命撰太饗明堂記除史館脩撰遷  
知制誥詔諸儒定雅樂久未決洙與胡瑗更造鐘磬而  
無形制容受之別皇祐五年有事于南郊勸上用新樂  
旣而議者多非之卒不復用夏竦卒賜諡文獻洙當草



制封還其目曰臣下不當與僖祖同諡因言前有司諡王溥爲文獻章得象爲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諡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諡嘗使契丹至鞞淀契丹令劉六符來伴宴且言耶律防善畫向持禮南朝寫聖容以歸欲持至館中洙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符言恐未得其真欲遣防再往傳繪洙力拒之嘗言天下田稅不均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法瀕州縣以均其稅貴妃張氏薨治喪皇儀殿追冊溫成皇后洙鈞撫非禮陰與內侍石全彬附會時事陳執中劉沆在中書喜其助已擢洙爲翰林學士既而溫成卽園立廟且欲用樂詔禮院議禮官論未一洙令禮直官填印紙上議請用樂朝廷從其說禮官吳克鞞直鄉移文開封府治禮直官擅發印紙罪知府蔡襄釋不問而諫官范鎮疏禮院議園陵前後不一請詰所以御史繼論之不已宰相意克等風言者皆罷斥既而洙以兄子堯臣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罷一學士換二學士且兼講讀前此未嘗有也是歲京東河北秋大稔洙言近年邊糴增虛價數倍雖復稍延日月之期而終償以實錢及山澤之物以致三司財用之蹙請借內藏庫禁錢乘時和糴京東河北之粟以供邊食可以坐紓便糴之急



又言近時選諫官御史凡執政之臣嘗所薦者皆不與  
選且士之飭身勵行稍爲大臣所知反置而不用甚可  
惜也及得疾踰月帝遣使問疾少間否能起侍經席乎  
時不能起矣洙汎覽傳記至圖緯方技陰陽五行筭數  
音律詁訓篆隸之學無所不通及卒賜諡曰文御史吳  
中復言官不得應諡乃止預脩集韻祖宗故事三朝經  
武聖畧鄉兵制度著易傳十卷雜文千有餘篇子欽臣  
欽臣字仲至清亮有志操以文贄歐陽脩脩器重之用  
蔭入官文彥博薦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歷陝西轉運  
副使元祐初爲工部員外郎奉使高麗還進太僕少卿  
遷秘書少監開封尹錢勰入對哲宗言比閱書詔殊不  
滿人意誰可爲學士者勰以欽臣對哲宗曰章惇不喜  
乃以勰爲學士欽臣領開封改集賢殿脩撰知和州徙  
饒州斥提舉太平觀徽宗立復待制知成德軍卒年六  
十七欽臣平生爲文至多所交盡名士性嗜古藏書數  
萬卷手自讐正世稱善本

胥偃字安道潭州長沙人少力學河東柳開見其所爲  
文曰異日必得名天下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  
湖舒二州直集賢院同判吏部南曹知太常禮院再遷  
太常丞知開封縣與御史高升試府進士旣封彌卷首



輒發視擇有名者居上降秘書省著作佐郎監光化軍  
酒起通判鄧州復太常丞林特知許州辟通判州事徙  
知漢陽軍還判三司度支勾院脩起居注累遷尚書刑  
部員外郎遂知制誥遷工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權知  
開封府忻州地震偃以爲地震陰之盛今朝廷政令不  
專上出而後宮外戚恩澤日蕃此陽不勝陰之効也宜  
選將練師以防邊塞趙元昊朝貢不至偃曰遽討之大  
暴官遣使問其不臣狀待其辭屈而後加兵則其不直  
者在彼而王師之出有名矣又奏戍兵代還宜如祖宗  
制閱其藝後殿次進之會有衛卒賂庫吏求冬衣坐

繫者三十餘人時八月霜雪暴至偃推洪範急恒寒若  
之咎請從未減奏可西塞用兵士卒妻子留京師者犯  
法當死帝不忍用刑或欲以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偃  
極言其不可帝亦悔而止宦人程智議與二班使臣馮  
文顯八人抵罪帝使赦智誠三人而文顯五人坐如法  
偃曰恤近遺遠非政也况同罪異罰乎詔并釋之未幾  
卒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十頃旣貴悉以予族人初天  
下職田無日月之限而赴官者多以前後爲斷偃請水  
陸田各限以月因著爲令嘗與謝絳受詔試中書吏而  
大臣有以簡屬偃者偃不敢發視亟焚之歐陽脩始見



偃偃愛其文召置門下妻以女偃糾察刑獄范仲淹尹  
京偃數糾其立異不循法者脩方善仲淹因與偃有隙  
子元衡有學行能自立爲尚書都官員外郎并其子茂  
謚咸早卒偃妻直史館力約之妹與元衡婦韓茂謚婦  
謝皆寡居丹陽閨門有法江淮人至今稱之

柳植字子春真州人少貧自奮爲學從祖開頗器之舉  
進士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滁州遷著作郎直集賢院  
知秀州除三司度支判官出知宣州擢脩起居注知制  
誥求知蘇州徙杭州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中召還爲  
翰林學士遷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旣而以疾辭改侍讀

學士知鄧州遷給事中移潁州先是張海郭邈山叛京  
西攻掠縣鎮而光化卒邵興亦率其徒作亂逐官吏取  
庫兵而去時植領京西安撫使坐賊發部中不能察降  
右諫議大夫知黃州久之復其官坐薦張得一落職未  
幾復其職如故歷知壽毫蔡揚四州分司西京遂致仕  
累遷吏部侍郎卒植平居畏慎寡言笑所至官舍蔬果  
不輒採家無長物時稱其廉

聶冠卿字長孺欽州新安人五世祖師道楊行密版奏  
號問政先生鴻臚卿冠卿舉進士授連州軍事推官楊  
億愛其文章於是大臣交薦召試學士院校勘館閣書



籍遷大理寺丞爲集賢校理通判蘄州坐嘗校十代興  
亡論謬誤落職再遷太常博士復集賢校理言天下旬  
奏獄雖笞杖並覆而徙流不繫獄者迺不以聞非所以  
矜慎刑罰之意請自今罷覆笞杖罪自徙以上雖不繫  
獄亦奏覆從之判登聞鼓院歷開封府判官三司鹽鐵  
度支判官同脩起居注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初翰林侍  
講學士馮元脩大樂命冠卿檢閱事迹又預撰景祐廣  
樂記特遷刑部郎中直集賢院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判  
太常禮院糾察刑獄奉使契丹其主謂曰君家先世奉  
道子孫固有昌者嘗觀所著蘄春集詞極清麗因自擊  
毬縱飲命冠卿賦詩禮遇甚厚還同知通進銀臺司審  
刑院入翰林爲學士母亡起復判昭文館未幾兼侍讀  
學士冠卿每進讀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義以諷  
一日墜笏上前帝憫冠卿喪毀羸瘠旣退賜禁中湯齊  
未幾告歸葬親至揚州卒詔以其弟太常博士世卿通  
判宣州初世卿監延豐倉掘地得古磚有隸書字半漫  
滅其可辯者云公先世餌霞棲雲高尚不仕累石於江  
濱又云昭王大丞相聶又云水龍夜號夕雞駭飛其年  
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冠卿始見而惡之至是校  
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少異者冠卿嗜學好古手未嘗



釋卷九工詩有蘄春集十卷

論曰學士大夫異於衆人者以操行脩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不可不慎也禹錫迂陋不知止足之戒取譏當世紳急進喜傾洙阿諛附會晚節汙變卒忘平生之學偃之恬正植之廉介冠卿之雅尚其列侍從庶不愧焉

馮元字道宗高祖禧唐末官廣州以術數仕劉氏傳三世至父邠廣南平入朝爲保章正元幼從崔頤正孫奭爲五經大義與樂安孫質吳陸參譙夏侯圭善羣居講學或達旦不寢號四友進士中第授江陰尉時詔流內

銓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治一經或至皓首子尚少能盡通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辨析無滯補國子監講書遷大理評事擢崇文院檢討兼國子監直講王旦聞其名嘗令說論語老子羣子弟侍聽因薦之真宗誠進士殿中召元講易元進說曰地天爲泰者以天地之氣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天地財成萬化帝悅未幾遷太子中允直龍圖閣詔預內朝直龍圖閣預內朝自此始天禧初數與查道李虛已李行簡入講易於宣和門比閣遷太常丞兼判禮部吏部南曹皇子爲壽春郡



王王旦又薦元宜講經資善堂帝以元少更用崔遵度會遵度卒擢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仁宗即位遷戶部員外郎爲直學士兼侍講與孫奭以經術並進講論自是仁宗益嚮學歷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判登聞檢院同判國子監故事國子監多宿儒典領後頗用公卿子弟任均管庫及奭元並命士議悅服同知貢舉進龍圖閣學士預脩三朝正史爲翰林學士判都省三班院史館脩撰判流內銓兼群牧使四遷給事中明道元年當監護宸妃葬事及帝親政追冊宸妃爲莊懿皇后葬永定陵旣發壙而流泉沮洳言者以監護不職罷翰林學士知河陽王曾爲言元東朝舊臣不宜以細故棄外卽召爲翰林侍講學士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復判禮院國子監上金華五箴賜書褒荅脩景祐廣樂記書成遷戶部侍郎足疾氣憊屬李淑宋祁爲銘誌卒贈本部尚書諡章靖元性簡厚不治聲名非慶弔未嘗過謁二府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變服不爲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坐誦說孝經而已多識古今臺閣品式之事尤精易初七歲方讀易母夜夢異人以紺蓮華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元且老率三日一誦易無子以兄之子諱爲後



趙師民字周翰青州臨淄人九歲能屬文舉進士第孫  
奭辟兗州說書領諸城主簿師民學問精博奭自以爲  
不及夏竦尤所奇重稱爲盛德君子論其文行願回兩  
子恩授以京秩除齊州推官青州教授更天平軍節度  
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宋郊三堯臣龐籍韓琦  
明鎬列薦爲國子監直講兼潤冀二王宮教授改著作  
佐郎宗正寺主簿加崇文院檢討崇正殿說書遷宗正  
丞會趙元昊反罷進講師民上書陳十五事一曰咨輔  
相二曰命將帥三曰東侍從四曰擇守宰五曰治軍旅  
六曰脩邊防七曰求諫諍八曰延講誦九曰革貢舉十  
曰久官政十一曰謹財用十二曰不遺年十三曰容誹  
謗十四曰除忌諱十五曰慎出令因獻勸講箴明年春  
帝遂御迎陽門召迎臣觀圖畫復命講讀經史師民見  
朝廷厭兵屈意以招元昊內不能平乃上言請任方面  
以圖報效遷天章閣侍講同知貢舉進待制同判宗正  
寺嘗講詩如彼泉流曰水之初出喻王政之發順行則  
通通故清潔逾亂則壅壅故濁敗賢人用則王政通而  
世清平邪人進則王澤壅而世濁敗幽王失道用邪紂  
正正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爲治亦將相牽而淪于汙  
濁也帝曰水何以喻政對曰水者順行而潤下利萬物



故以喻政此于比興義最大後講論語問脩文德曰文者經天緯地之總稱君人之道撫之以仁制之以義接之以禮講之以信皆是帝曰然其所先者無若信也曰信者天下之大本仁義禮樂皆必由之此實至道之要復問鑽燧改火曰古之聖王舉動必順天時所以四時變火隨木色近世漸務苟簡以爲非治具而遂廢之至其萬事皆不如古又問子夏子張所言交道孰勝曰聖哲之道含覆廣大與天地參善者有以進德惡者俾之改行子張之言爲優他日讀漢記問長安城衆莫能知共推師民因陳自古都雍年世舊址所在若畫諸掌帝悅曰何其所記如此在經筵十餘年甚見器異嘗盛夏屬疾家居帝飛白書團扇爲和平字賜以寄意累請補郡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帝自寫詩寵行日以濡林舊德將行上疏曰近覩太陽食于正朔此雖陰陽之事亦慮是天意欲以感動聖心臣非瞽史不知天道但率愚意言之其月在亥亥爲水水爲正陰其日在丙丙爲正陽月掩日陰侵陽下蔽上之象也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謂以陰奸陽失其叙也又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謂下陵上侵其權也又曰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家伯維宰中



允膳夫槩子內史蹶維趣馬禡維師氏謂大小之臣有不得其人者也宗周之間時王失德今而引喻蓋事有所譬固當不諱凡天之示象由人君有夫不然則下蔽其上古人君之失不過暴虐怠慢奢侈縱放不師古始捨是何失道之有今聖心志仁恭勤儉約自檢動循典禮如此自非下蒙上邪撓正使主恩不下究而誰之咎歟望陛下朝夕咨于丞弼心膺之臣洎左右近侍耳目之官其忠而純者與之慎東內外百執事及州縣牧宰使主恩究于下不爲群邪所蔽塞則億兆之幸也三遷刑部郎中復領宗正卒師民淳靜剛敏舉止凝重幼喪父哀感不畜婢妾年四十四始婚志尚清遠專以讀書爲事性極慈恕勤於吏治政有惠愛嘗奏蠲陝西旱租又欲論權酷諸敝會仁宗不豫而止嘗患近世官失其守作正官名議多不載有集三十卷子彥若試中書舍人

張錫字貺之其先京兆人曾祖三甫嘗從唐僖宗入蜀蜀平徙家漢陽錫進士甲科爲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著作郎知新州初建學于州自是人始知學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乃以錫知東明始至今其下曰吾所治者三恃力恃富恃贖者吾所先



也歲中以治迹聞樞密直學士李及薦爲監察御史丁謂貶崖州議還內地錫疏謂姦邪弄國本與天下共棄之今復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雷州玉清昭應宮災連繫甚衆錫言天災反以罪人恐重天怒願脩德以應之會論者衆獄遂解遷殿中侍御史權三司鹽鐵判官出爲荆湖北路轉運使改尚書兵部員外郎還判度支句院爲京東轉運使淄青齊濮鄆諸州人冒耕河壩地數起爭訟錫命籍其地收租絹歲二十餘萬訟者亦息判鹽鐵句院爲河北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召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權知諫院安撫利夔路歷度

支鹽鐵副使喪母起復擢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累遷右司郎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遷右諫議大夫知審官院進翰林侍讀學士判太常寺國子監卒贈尚書工部侍郎錫淳重清約雖貴奉養如少賤時讀書老而彌篤初舉廣文館進士考官任隨以爲第一及隨死無子錫屢賜其家

張揆字貫之其先范陽人後徙齊州擢進士第歷北海縣尉改大理寺丞以疾解官十年不出戶讀易因通楊雄太玄經陳執中安撫京東薦揆經明行淳召爲國子監直講徙諸王府侍講以尚書度支員外郎直史館荆



王府記室參軍府罷權三司戶部判官上所著太玄集  
解數萬言詔對邇英閣令探著得斷首且言斷首準易  
之夬蓋以陽剛決陰柔君子進小人退之象仁宗悅擢  
天章閣侍制兼侍讀累遷右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  
士給事中判太常寺一日進讀漢馬后傳至服大練抑  
止外家因言今妃族太盛不可不裁損使保其家帝嘉  
納之詔改王溥謚有議欲爲文忠者揆曰溥周之宰相  
國亡不能死安得爲忠乃謚爲文康加翰林侍讀學士  
知審刑院出知齊州卒贈尚書禮部侍郎揆性剛狷少  
容關於世務然好讀書老而不倦與弟揆相友愛揆爲

龍圖閣直學士

楊安國字君倚密州安丘人父光輔居馬耆山學者多  
從受經州守王溥文薦爲太學助教孫奭知兗州又薦  
爲太常寺奉禮郎州學講書旣而奭與馮元薦安國爲  
國子監直講并召光輔至仁宗命說尚書光輔曰堯舜  
之事遠而未易行願講無逸一篇時年七十餘矣而論  
說明暢帝悅欲留爲學官固辭以國子監丞老于家安  
國五經及第爲枝江縣尉後遷大理寺丞光輔教授兗  
州請監兗州酒稅徙監益州糧料院入爲國子監直講  
景祐初置崇政殿說書安國以國子博士預選久之進



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遂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皆兼侍講進翰林侍講學士歷判尚書刑部太常寺糾察在京刑獄累遷給事中年七十餘卒贈尚書禮部侍郎安國講說一以注疏爲主無他發明引喻鄙俚世或傳以爲笑尤喜緯書及注疏所引緯書則尊之與經等在經筵二十七年仁宗稱其行義淳質以比先朝崔遵度嘗講易至鼎卦帝問九四象如何安國對九四上承至尊下應初爻任重非據故折足覆餗亦猶任得其人則雖重可勝非其人必有顛覆之患帝稱善又嘗講周官至大荒大札則薄征級刑因進言曰古所謂緩刑乃貰過誤之民爾今衆持兵仗取民廩食一切寬之恐無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迫於餓莩至起爲盜州縣旣不能振恤乃捕而殺之不亦甚乎嘗請書無逸篇於邇英閣之後屏帝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命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四章列置左右

論曰馮元質直博雅有古君子之風歐陽脩稱師民醇儒碩學在仁宗時並繇宿望先後執經勸講庶有所補益矣張錫清慎斂瞻始見知揆及安國父子俱侍經幄考求其說亡過人者夫博習脩潔之士潛德隱行不聞於世者多矣繇是言之士遇不遇豈非命哉



宋史卷二百九十四終

宋史卷二百九十五

列傳第五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憲即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尹洙

孫甫

謝絳

子景温

葉清臣

楊察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少與兄源俱以儒學知名舉進士  
調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安國軍節度推官  
知光澤縣舉書判拔萃改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

萬曆二十七年刊



楊縣有能名用大臣薦召試爲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  
會范仲淹貶勅榜朝堂戒百官爲朋黨洙上奏曰仲淹  
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  
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復爲掌書記  
監唐州酒稅西北久安洙作叙燕息戍二篇以爲武備  
不可弛叙燕曰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蔑  
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強卒制於袁氏獨慕容彥虎  
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強弱燕不能加趙趙  
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  
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入於契丹勢日熾大顯德  
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始與并合勢益張然  
止命偏師備禦王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爲顧是  
趙魏足以制之明矣并寇旣平悉天下銳專力契丹不  
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  
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  
事亟矣故不戰未嘗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爲三  
壁于爭地犄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邊壘素固驅  
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  
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枝梧一也我衆  
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



之二也大眾儻北彼途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  
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  
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  
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  
舉所有以棄之符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  
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  
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他衆尚奮詎能  
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  
六國各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  
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  
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  
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既久弭士大夫誦  
習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亡儻後  
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息成曰國  
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  
戍之雖種落屢擾師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一甚矣西  
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羗唐禿髮  
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  
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羗叛十四年用二百  
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



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有他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增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人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乘我薦饑我必濟師饋餼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垂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他易賦以帛名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徭民幸於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旬閱當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兵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其守衛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懾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又爲迷亨審斷原刑敦學矯察考績



廣課凡雜議共九篇上之趙元昊反大將葛懷敏辟爲  
經畧判官洙雖用懷敏辟尤爲韓琦所深知頃之劉平  
右元孫戰敗朝廷以夏竦爲經畧安撫使范仲淹韓琦  
副之復以洙爲判官洙數上疏論兵請便殿召對二府  
大臣議邊事及講求開寶以前用兵故實特出睿斷以  
重邊計又請減併柵壘召募土兵省騎軍增步卒又上  
鬻爵令時詔問攻守之計竦具二策令琦與洙詣闕奏  
之帝取攻策以洙爲集賢校理洙遂趨延州謀出兵而  
仲淹持不可還至慶州會任福敗于好水川因發慶州  
部將劉政銳卒數千趨鎮戎軍赴救未至賊引去夏竦

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當時言者謂福之敗田參軍  
耿傳督戰太急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洙以  
傳文吏無軍責而死乎行陣又爲時所誣遂作憫忠辨  
誣二篇未幾韓琦知秦州辟洙通判州事加直集賢院  
上奏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爲  
慟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彊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  
亡秦六卿篡晉爲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爲諱故子孫  
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  
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  
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



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爲諱故秦隋宗社數年爲丘墟  
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  
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矣至於  
西有不臣之虜北有疆大之鄰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  
自西夏叛命四年並塞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又于外  
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  
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宜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  
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  
未有能遠過者然未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此貶臣  
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  
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  
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謂陛下不以宗廟爲  
憂危亡爲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  
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  
語以爲不久當更旣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  
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  
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  
自詘其謀以爲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  
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  
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



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爲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  
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  
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  
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爲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盡  
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  
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子者國家  
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  
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  
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  
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卽知畜於公帑者不厚臣亦

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寔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爲賜  
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  
爾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  
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  
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  
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四夷之爲忠朝政日弊而陛下不  
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  
然後忠謀漸進綱紀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  
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王  
不諱危亂所以存日親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仁



宗嘉納之改太常丞知涇州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  
原路經畧公事會鄭戩爲陝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滬董  
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爲前此屢困于賊者  
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之時戩  
已解四路而奏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遣人再召滬不  
至命張忠往代之又不受於是諭狄青械滬士廉下吏  
戩論奏不已卒徙洙慶州而城水洛又徙晉州遷起居  
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會士廉詣闕上書訟洙詔遣御  
史劉湜就鞫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  
自京師貸息錢到官亡以償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  
罷去嘗假公使錢爲償之又以爲嘗自貸坐貶崇信軍  
節度副使天下莫不以爲湜文致之也徙監均州酒稅  
感疾沿牒至南陽訪醫卒年四十七嘉祐中宰相韓琦  
爲洙言乃追復故官及官其子構洙內剛外和博學有  
識度尤深於春秋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  
開始爲古文洙與穆修復振起之其爲文簡而有法有  
集二十七卷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  
尤練習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盡當時利害又欲  
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費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  
爲而元昊臣洙亦去而得罪矣



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少好學日誦數千言慕孫何爲古文章初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再舉進士及第爲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杜衍辟爲永興司錄凡吏職纖末皆倚辦甫甫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衍聞之不復以小事屬甫衍與讌語甫必引經以對言天下賢俊歷評其才性所長衍曰吾辟屬官得益友諸生亦多從甫學問徙知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蜀用鐵錢民苦轉貿重故設法書紙代錢以便市易轉運使以爲造交子多犯法欲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造錢

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仁廢大利後卒不能廢衍爲樞密副使薦于朝授秘閣校理是歲詔三館臣條言事甫進十二事按祖宗故實校當世之治有所不逮者論述以爲諷諫名三聖政範改右正言時河北降赤雪河東地震五六年不止甫推洪範五行傳及前代變驗上疏曰赤雪者赤肯也人君舒緩之應舒緩則政事弛賞罰差百官廢職所以召亂也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時武帝怠於政事荒宴後宮每見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故招赤青之怪終致晉亂地震者陰之盛也陰之象臣也後宮也四夷也



三者不可過盛過盛則陰爲變而動矣忻州趙分地震六年每震則有聲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之久者惟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卽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武昭儀專恣幾移唐祚天地災變固不虛應陛下救紓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以肅天下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謹戎備則切責大臣使之預圖兵防熟計成敗制後宮則凡掖庭非典掌御幸者盡出之且裁節其恩使無過分此應天之實也時契丹西夏稍強後宮張修媛寵幸大臣專政甫以此諫焉又言修媛寵恣市恩禍漸已萌夫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婢妾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備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帝曰用物在有司朕恨不知爾甫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夏國乞盟甫上一利四害曰宿兵以來國用空耗今若與之約和則邊兵可減科歛可省其爲利一也始契丹聲言嘗遣使諭西人使臣中國今和議旣成必恃其功去歲有割地之請朝廷已增歲賂若更有求將安拒之其爲害一也自承平四十年武事不飭及邊鄙有警而用不習之將不練之



兵故久無成功然比來邊臣中材謀勇健者往往復出  
方在講訓不懈以張中國之威一旦因議和弛備復如  
曩自緩急必不可用其爲害二也自元昊拒命終不敢  
深入關中者以唃廝囉等族不附慮爲後患也今中國  
與之和獲歲遺之厚彼必專力以制二蕃強大之勢自  
茲爲始其爲害三也且朝廷恃久安之勢法令紀綱弛  
而不葺及四戎累敗王師始議更張以救前弊今見戎  
人請和苟貪無事他時之患不可救矣其爲害四也凡  
利害之機願陛下熟圖之又言張子奭使夏州回元昊  
復稱臣然乞歲賣青鹽十萬石兼欲就京師互市諸物  
仍求增歲給之數臣以謂西鹽數萬石其直不下錢十  
餘萬緡况朝廷已許歲賜二十五萬若又許其賣鹽則  
與遺契丹物數相當使契丹聞之則貪得之心生矣况  
自德明之時累乞放行青鹽先帝以其亂法不聽及請  
之不已追德明弟入質而許之是則以彼難從之事杜  
其意也蓋鹽中國之大利又西戎之鹽味勝解池所出  
而出產無窮旣開其禁則流于民間無以隄防矣兼聞  
張子奭言元昊自拒命以來收結人心鈔掠所得旋給  
其衆兵力雖勝用度隨窘當此之時尤宜以計困之安  
得汲汲與和曲徇其請乎時陝西經畧招討副使韓琦



判官尹洙還朝甫建議請詔琦等條四路將官能否爲上中下三等黜其最下者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甫因言樞密副使當得罪使乃杜衍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總管尹洙以滬違節度將斬之大臣稍主洙議甫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爲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衍屢薦甫洙與甫素善者而甫不少假借其鯁亮不私如此甫嘗言參知政事陳執中不學亡術不可用帝難之由是永補外不許其後奏丁度因對求進用帝曰度未嘗請也度乞與甫辯且指甫爲宰相杜衍門人乃以右司諫出知鄧州徙安州歷江東兩

浙轉運使范仲淹知杭州多以便宜從事甫曰范公大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一切繩之以法然退未嘗不稱其賢再遷尚書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州徙晉州爲江東轉運使三司度支副使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爲侍讀卒特贈右諫議大夫甫性勁果善持論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之之時人言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唐史藏祕

謝絳字希深其

陽夏人祖懿文爲杭州鹽官縣令



富陽遂爲富陽人父濤以文行稱進士起家爲梓州權  
鹽院判官李順反成都攻陷州縣濤嘗畫守禦之計賊  
卒以功遷觀察推官惟知華陽縣亂亡之後田廬荒廢  
詔有能占田而倍入租者與之於是腴田悉爲豪右所  
占流民至無所歸濤以田還主改秘書省著作  
佐郎知興國軍還以治行召對長春殿命試學士院  
會契丹入寇真宗議親征時曹濮多盜而契丹聲言趨  
齊鄆以濤知曹州屬縣賦稅多輸睢陽助兵食是歲霖  
潦百姓苦於轉送濤悉留不遣奏曰江淮漕運日過睢  
陽可取以餉軍願留曹賦縣廣濟河以饋京師轉運使  
論以爲不可詔從濤奏嘗使蜀選舉所部官三十餘人  
宰相疑以爲多濤曰有罪願連坐之奉使舉官連坐自  
濤始久之用馮拯薦復召試以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  
館遂兼侍御史知雜事真宗山陵靈駕所經道路有司  
請悉壞城門廬舍以過車輿象物濤言先帝車駕封祀  
儀歲大備猶不聞有所毀撤且遺詔從儉今有司治  
明器侈大以勞州縣非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進直  
昭文館累官至太子賓客絳以父任試祕書省校書郎  
舉進士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知汝陰縣善議論喜談  
時事嘗論四民朱業累數千言天禧中上疏謂宋當以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  
十三  
土德王天下時大理寺丞董行父請用天爲統以人爲德詔兩制議皆言用土德則當越唐上承於隋用金德則當越五代紹唐而太祖實受終周室豈可弗遵傳繼之序絳行父議皆黜不用楊億薦絳文章召試擢祕閣校理同判太常禮院丁母憂服除仁宗卽位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宜祖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請以真宗配之翰林學士承旨李維以爲不可尋出通判常州天聖中天下水旱蝗起河決滑州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稿秋成絕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爲簡祭祀逾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逾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顛事者知誅罰絕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茲謂隔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已之詔修順時之令宣羣言以導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爲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機之衆不出房闈豈能盡知而



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  
恩澤卽佞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昔兩漢日食地震水  
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  
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  
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  
然則更選賢者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  
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  
宰相方考賢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  
今陽驕莫解蟲孽漸熾河水妄行循故道之迹行尋常  
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墮災

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醮願下詔引咎損大宮之膳避  
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  
省無名之歛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  
下至誠動乎上大惠浹于下豈有時澤之艱哉仁宗嘉  
納之會修國史以絳爲編修官史成遷祠部員外郎直  
集賢院時濤官兩京且老矣因請便養通判河南府又  
論唐室麗正史官之局並在大明華清宮內太宗皇帝  
肇修三館更立秘閣于昇龍門左親爲飛白書額作贊  
刻石閣下景德中國書寢廣真宗皇帝益以內帑四庫  
二聖數嘗臨幸親加勞問通宿廣內者有不時之召人



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錄此其選也往者遭遘延燔未遑中葺或引兩省故事別建外館直舍卑喧民欄叢接太官衛尉供擬滋削虧體傷風莫茲爲甚陛下未嘗過翠華降玉趾寥寥冊府不聞輿馬之音曠有日矣議者以謂慕道不篤於古待士少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而因循相尚不自激策文雅漸弊竊爲聖朝惜之願闕內館以恢景德之制詔可絳雖在外猶數論事奏言近歲不逞之徒託言數術以先生處士自名秃巾短褐內結權倖外走州邑甚者矯誣詔書傲忽官吏請嚴禁止嘗以墨敕賜封號者追還之還權開封府判官言蝗且田野空入郭郭跳擲官寺井偃皆滿魯三書螟穀梁以爲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朝廷歛弛之法近於廉平以臣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而召其變凡今典城牧民有顯方面之執才者掠功取名以嚴急爲術或辯爲無實數蒙獎錄愚者期會簿書畏首與尾二者政殊而同歸於弊夫爲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大州邑數十百詔公卿以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畧不限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暮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資而任之者焉漢



時詔問京房災異可息之術房對以考功課吏臣願陛下博訪理官除煩苛之命申敕計臣損聚歛之役勿起大獄勿用躁人務靜安守淵默傳曰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氣不弭嘉休不至是靈意誦譟而聖言罔惑歟會郭皇后廢絳詩白陳華引申后褒姒事以諷辭甚切至徙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上言邇來用物滋侈賜予過制禁中須索去年計爲緡錢四十五萬自今春至四月已及二十餘萬比詔裁節費用而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書簿書不存則無所措置臣以謂不若推近及遠遞考歲用而裁節之不必咸平景德爲準也初詔罷織密花透背禁人服用且云自掖庭始旣而內人賜衣復取於有司又後苑作製玳瑁器索龜筒於市龜筒禁物也民間不得有而索不已絳皆論罷之又言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然後施行因進聖治箴五篇以父憂去服除權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太常禮院吏部擬官舊視職田有無不問多寡以是不均絳爲覈其實以多寡爲差其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爲便初改判禮院爲知禮儀事自絳建請使契丹還請知鄧州



距州百二十里有美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來遠而少利不及民濱堰築新土爲防俗謂之墩者大小又十數歲數壞輒調民增築奸人蓄薪麥以時其急往往盜決堰故百姓苦之絳按召信臣六門堰故迹距城三里壅水注鉗虛陂溉田至三萬頃請復修之可罷州人歲役以水與民未就而卒年四十六絳以文學知名一時爲人修潔醞藉所至大興學舍嘗請諸郡立學在河南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數百人好施宗族喜賓客以故卒之日家無餘貲有文集五十卷子景初景溫景平景回景平好學著詩書傳說數十篇終秘書丞景回

早卒

景溫字師直中進士第通判汝莫二州江東轉運判官興宦城百丈圩議者以爲罪降通判知連水軍神宗初知諫院邵元直其前事徙真州提點江西刑獄歷京西淮南轉運使景溫平生未嘗仕中朝王安石與之善又景溫妹嫁其弟安禮乃驟擢爲侍御史知雜事安石方惡蘇軾景溫劾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其事訖無一實蘇頌等論李定不持毋服景溫察安石指爲辨於前已而事下臺景溫難違衆議始云定當進服又云薛向不當得侍從王韶邊奏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  
列傳 十八  
誣罔寢失安石意然猶以嘗助已但改直史館兼侍讀  
不敢拜出知鄧州踰年進陝西都轉運使以不奉司農  
約束改知鄧襄澶三州加直龍圖閣判將作監轉右諫  
議大夫知潭州章惇開五溪景溫協力招築論功進官  
召拜禮部侍郎復出知汝州應天府瀛州元祐初進實  
支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永滿歲御史中丞劉摯言其非  
撥煩吏右司諫王覲言瀛州妖婦李自稱事九仙聖母  
能與人通語言談禍福景溫在郡爲所惑禮餉甚厚遣  
卒兵挈之入京數遣子慥至其處補李督爲小史使出  
入官府崇大聲勢至縱嬖妾之弟醉歐市人爲政若此  
尚何惜而不加譴於是罷知蔡州三年初置權六曹尚  
書以爲刑部劉安世復論之改知鄆州再歷永興軍時  
章惇爲相景溫言元祐大臣改先帝之政并西夏人偃  
蹇終未順命宜罷分畫以馬跡所至爲境惇用其說徙  
知河陽卒年七十七

葉清臣字道卿蘇州長洲人父參終光祿卿清臣幼敏  
異好學善屬文天聖二年舉進士知舉劉均奇所對策  
擢第二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授太常寺奉禮  
郎簽書蘇州觀察判官事還爲光祿寺丞集賢校理通  
判太平州知秀州入判三司戶部勾院改鹽鐵判官上



言九事請遣使循行天下知民疾苦察吏能否興大學  
選置博士許公卿大臣子弟補學生重縣令諸科舉人  
取名大義責以策問省流外官無得入仕聽武臣終三  
年之喪罷度僧廢讀經一業訓兵練將慎出令簡條約  
詞多不載出知宣州累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判三司  
鹽鐵勾院進直史館是冬京師地震上疏曰天以陽動  
君之道也地以陰靜臣之道也天動地靜主尊臣卑易  
此則亂地爲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師地震移刻  
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止壞廬寺殺人畜凡十之  
六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誠大異也屬者熒  
惑犯南斗治曆者相顧而駭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泰寧  
而一歲之中災變仍見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者故  
垂戒以啓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爲異徒使內侍走  
四方治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  
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齟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  
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許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  
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會詔求  
直言清臣復上疏言大臣專政仁宗嘉納之清臣請外  
爲兩浙轉運副使並太湖有民田豪右據上游亦不得  
泄而民不敢訢嘗建請疏盤龍匯滬瀆港入于海民賴



其利以右正言知制誥知審官院判國子監時陝西用兵上言當今將不素蓄兵不素練財無久積小有邊警外無驍將內無重兵舉西北二垂觀之若濩落大瓠外示雄壯其中空洞了無一物脫不幸戎馬猖突腹內諸城非可以計術守也自元昊僭竊因循至于延州之寇中間一歲矣而屯戍無術資糧不充窮年畜兵了不足用連監牧馬未幾已虛使蚩蚩之氓無所倚而安者此臣所以孜孜憂大瓠之穿也今羗戎稍却變詐亡窮豈宜乘即時之小安忘前日之大辱又將泰然自處則後日視今猶今之視前也元昊圍延州既解去鈴鐙內侍

盧守勲與通判計用章便訟于朝時內侍用事者多爲守勲游說朝廷議薄守勲罪而流胤章嶺南清臣上疏曰臣聞衆議延州之圍盧守勲首對范瑤號泣謀遣李康伯見元昊爲偷生之計計用章以爲事急不若退保鄜州李康伯途有死難不可出城見賊之語自元昊退守勲懼金明之失二將之沒朝廷歸罪邊將又思倉卒之言一旦爲人所發則禍在不測遂反覆前議移過於人先爲奏陳冀望取信正如黃德和誣奏劉平欲免退走之罪尋聞計用章亦疏斥守勲事狀詔文彥博置劾未分曲直而遽罪用章康伯特赦守勲此必有議者緒



中人惑聖聽以爲方當用師邊陲不可輕起大獄臣觀前史魏尚陳湯雖有功尚不免削爵罰作案驗吏士何況擁兵自固觀望不出恣縱羗賊破一縣擒二將大罪未戮又自蔽其過矯誣上奏此而不按何罪不容設用章有退保之言止坐畏懦而守懃謀見賊之行乃是歸歟二者之責孰重孰輕望詔彥博鞫正其獄苟用章之狀果虛守懃之罪果白用章更真重科物論亦允無容偏聽一辭以虧王道無黨之義其後獄具守懃纔降湖北兵馬都監時西師未解急於經費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初不在選中帝曰葉清臣才可用擢爲起居舍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公事始奏編前後詔敕使吏不能欺簿帳之叢冗者一切刪去丙東門御厨皆內侍領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爲合同以檢其出入清臣與宋庠鄭戩雅相善爲呂夷簡所惡出知江寧府踰年入翰林爲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勾當三班院丁父憂言者以清臣爲知兵請起守邊及服除宰相陳執中素不悅之卽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道由京師因請對改澶州進尚書戶部郎中知青州徙知永興軍浚三白渠溉田踰六千頃仁宗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清臣聞之爲條對極論時政闕失其言多剴切權



貴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醇厚人知上足宰相用諛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爲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爲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摺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唱和爲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卽極言過當用爲計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爲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爲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爲諫官王達兩爲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授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衆會河決商湖北道艱食復以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舊制有三司使權使公事而清臣所除止言權使自是分三等焉以戶部副使向傳式不職奏請出之皇祐元年春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邊之策清臣上對略曰陛下臨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自逸而西夏契丹頻歲爲患者豈非將相



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爲陛下張威德而攘四夷乎昔王  
商在廷單于不敢仰視郅都臨代匈奴不敢犯邊今內  
則輔相寡謀綱紀不振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蓄此外  
寇得以內侮也慶曆初劉六符來執政無術略不能折  
衝樽俎以破其謀六符初亦疑大國之有人藏奸計而  
未發旣見表裏遂肆陸梁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  
物永匱膏血以奉腥羶此有識之士所以爲國長太息  
也今詔問北使詣闕以伐西戎爲名卽有邀求何以答  
之臣聞誓書所載彼此無求況元昊叛邊累年致討契  
丹坐觀金鼓之出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輒求我  
助奸盟違約不亦甚乎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  
一戰以破其謀我直彼曲豈不憚服苟不知咎或肆侵  
陵方河朔穴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自守縱令深入  
其能久居旣無所因之糧則亟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  
過絕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  
詔問輔翊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  
任此者臣以爲不患無人而不能用爾今輔翊  
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爲社稷之固者莫如范  
仲淹諳古今故事耄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  
方面之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



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達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沉毅有術略張亢個儻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詔謂朔方災傷軍儲缺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使不舉職固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來者又復不追臣未見其可也且如施昌言承父弊之政方欲竭思慮辦職事一與賈昌朝違戾遂被移徙軍儲何由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計度市糴而昌朝執異議仲春尚未與奪

財賦何緣得豐先朝置內帑本備非常今爲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爲備則臣不知其所爲也至如粒食之重轉徙爲難莫若重立爵等少均萬數豪民誑誤使得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辦夫能儉嗇以省費漸致於從容德音及此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卑官躐請厚奉或身爲內供奉而有遇刺之給或爲觀察使便占留後之封侍門日開賜予無藝若令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幾物力亦獲寬施詔問戰馬之絕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歲費錢百萬緡天閑之數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



費而馬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一馬中戶二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匹不爲難矣時清臣以河北乏兵食自汴漕米繇河陰輸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且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罷清臣爲侍讀學士知河陽卒贈左諫議大夫清臣天資英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郭承祐妻舒王元偁女封郡主給奉及承祐爲殿前副都指揮使妻以不加封請增月給清臣執奏不可仁宗曰承祐管軍妻又諸王女當優之清臣曰是終爲徽幸遂卷其奏置懷中不行數上書論天下事陳九議十要五利皆當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子均爲集賢校理

楊察字隱甫其先晉人從唐僖宗入蜀家于成都至其祖鈞始從孟昶歸朝鈞生居簡仕眞宗時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官廬州遂爲合肥人居簡生察景祐元年舉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宿州遷祕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出知潁壽二州入爲開封府推官判三司鹽鐵度支勾院脩起居注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屬吏以察年少易之及行部數撻奸隱衆始畏伏察在部專以舉官



爲急務人或議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倚拾羨餘則俗吏之能何必我哉召爲右正言知制誥權判禮部貢院時上封者請罷有司糊名考士及變文格使爲放軟以襲唐體察以謂防禁一潰則奔競復起且文無今昔惟以體要爲宗若肆其澶漫亦非唐氏科選之法前議遂寢晏殊執政以妻父嫌換龍圖閣待制母憂去職服除復爲知制誥拜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擢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論事無所避會詔舉御史建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法必得通古今淆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坐細故皆置不取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御史何鄭

以論事不得實中書問狀察又言御史故事許風聞纖所言不當自繫朝廷采擇今以疑似之間遽被詰問臣恐臺諫官畏罪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又數以言事忤宰相陳執中未幾三司戶部判官楊儀以請求貶官察坐前在府夫出笞罪雖去官猶罷知信州徙楊州復爲翰林侍讀學士又兼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加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再遷禮部侍郎復權知開封府復兼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內侍楊未德毀察於帝三司有獄辭連衛士皇城司不卽遣而有詔移開封府鞫之察由是乞罷三司乃遷戶部侍郎兼二學士提舉集禧觀進承旨



踰年復以本官充三司使餌鍾乳過劑病癰卒贈禮部尚書諡宣懿察美風儀幼孤七歲始能言母頗知書嘗自教之敏於屬文其爲制誥初若不用意及藁成皆雅緻有體當世稱之遇事明決勤於吏職雖多益喜不厭癰方作猶入對商畫財利歸而大頓人以爲用神大竭云有文集二十卷無子以兄子庶爲嗣弟寘舉進士第一通判潤州以母憂不赴毀瘠而卒時人傷之

論曰當仁宗在位時宋興且百年海內嘉靖上下安佚然法制日以玩弛徼倖之弊多自西陲用兵關中困擾天子憫勞元元奮然欲用羣材以更內外之治于時俊傑輩出尹洙崎嶇兵間亦頗論天下之事孫甫馳騁直路咸以文學方正知名絳文詞議論尤爲儒林所宗朝廷方欲倚用之不幸死矣最後清臣察絲進上高等不數年致位侍從立朝蹇蹇無所附麗爲一時名臣豈非出於上之所自擢故奮勵不撓以圖報稱哉



宋史卷二百九十五終

宋史卷二百九十六

列傳第五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司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韓丕

師頌

張茂直

梁顥子固

楊徽之楊澈

呂文仲

王著

呂祐之

潘慎修

杜鎬

查道從兄陶

韓丕字太簡華州鄭人父杲晉開運中為曲陽主簿契丹攻城陷沒焉母暎適他氏丕幼孤貧有志操讀書于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二百九十六

列傳

一

二



驪山嵩陽通周易禮記爲人講說常有山林之志家雖甚貧處之晏如年長始學文開寶中鄭牧知文州與之偕行遂薄遊兩川及牧知成都劉熙古延置門下掌書奏以孫女妻之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聲名籍甚公卿多薦之者嘗著孟母碑返魯頌人多諷誦之解褐大理評事通判衡州石熙載薦其文行代還以文學試中書擢著作佐郎直史館賜緋魚未幾改左拾遺八年遷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雍熙初加虞部郎中二年與賈黃中徐鉉同知貢舉丕屬忌艱澀及典書命傷於稽緩宰相宋琪性褊急常加督責或申以諧謔丕不能平又舍人

士祐以前輩負氣每陵轍面折之丕乃表求外郡出知號州就改職方郎中端拱初拜右諫議大夫賜金紫知河陽濠州不起寒素以冲澹自處不奔競於名宦太宗甚嘉重之淳化二年召入爲翰林學士終以遲鈍不敏於用俄罷職克集賢殿修撰知均州就遷給事中工部侍郎徙金州召還克史館修撰又出知滁州就加禮部大中祥符二年卒丕鈍厚畏慎似不能言者歷典州郡雖不優於吏事能以清介自持時稱其長者云

師頑字霄遠大名內黃人父均後唐長興二年進士終永興節度判官因家關右頑少篤學與兄頌齊名建隆



二年舉進士竇儀典貢舉擢之上第釋褐耀州軍事推官以疾解久不赴調開寶中復爲解州推官太平興國初召還遷大理寺丞陝西河北轉運判官就改著作佐郎秩滿遷監察御史通判永興軍府坐秦王廷美假公帑緡錢左授乾州團練副使尋復舊官六年改殿中侍御史通判邠州徙知簡州轉起居舍人以公累去官復爲殿中侍御史知資眉二州頑所至以簡靜爲治蜀人便之代還遷侍御史知安州賜緡錢二十萬移朗州超拜工部郎中命知陝州賜金紫時西鄙用兵餼道所出軍士多亡命嘯聚山林爲盜頑嚴其巡捕盜越他境改

刑部郎中未幾召還真宗以其舊人素負才望而久不  
干外累召對詢其文章頑謙遜自晦上益嘉之翌日命  
以本官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咸平二年與溫仲舒張詠  
同知貢舉明年召入翰林爲學士五年復與陳恕同典  
貢部又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俄卒年六十七詔  
遣官護葬給其子仲回秘書丞奉終喪頑曠達夷雅搢  
紳多慕其操尚有集十卷子三人仲回端拱元年進士  
及第至太常博士仲宰國子博士仲說殿中丞

張茂直字林宗兗州瑕丘人父延昇以經術教授鄉里  
茂直方弱冠慕容彥超據州城驅之守陴及周師破敵



擁城守者列坐將斬之有卒挾刃謂茂直曰汝髮甚髻惜爲頸血所汚可先斷之茂直許焉刃未及髮會得釋後勵志於學開寶中州將器其爲人首薦之且給錢五萬以助其裝二年登進士第解褐海州推官進司農寺丞通判秦州爲轉運使韋務昇誣奏徙監梓州富國監代還自陳得雪復通判靜安軍軍不領縣城闔之外卽深州之下博茂直奏割下博隸焉進秩著作佐郎扈蒙薦其才改秘書丞會福州民訟田命茂直按之將行留不遣參知政事李至稱其端實命入益王元傑府爲記室參軍王好學多爲詩什遇茂直甚厚雖受時果之賜

亦分餉焉王嘗遣使徵詩茂直援筆而就甚稱賞之端拱元年召對賜金紫數日改度支員外郎三遷本曹郎中真宗居藩時茂直與朱昂並在諸王府每預宴集屢因酬唱識其名卽位選用舊臣得茂直及昂與梁周翰師頑輩相繼知制誥茂直旣入西閣會元傑生且遣持禮幣爲賜復至舊府時人榮之茂直淳至寡言晚年多疾才思梗澀不稱職改秘書少監出知潁州咸平四年卒年七十五子成列端拱二年進士及第成務比部員外郎

梁顥字太素鄆州須城人曾祖洎成武主簿祖惟忠以



明經歷佐使府至天平軍節度判官父文度早世顯養於叔父王禹偁始與鄉貢顯依以爲學嘗以疑義質于禹偁禹偁拒之不答顯發憤讀書不期月復有所質禹偁大加器賞初舉進士不中第留闕下獻疏曰臣歷觀史籍唐氏之御天下也列聖間出人文闡耀尚且渴於共治旁求多彥設科之選逾四十等當時秉筆之士彬彬翔集表著所以左右前後有忠有良導化原樹治本者享三百年得人之由也五代不競茲制日淪國家興儒追風三代方今科名之設俊造畢臻秉筆者如林趨選者如雲貢於諸侯考於春官陛下躬臨慎擇必盡至公柰何所取不出於詩賦策論簡於心者援而陟之嗚於心者推而黜之寧無濫陟枉黜之失耶其間闖茸妄進濫廁科場者間亦有之若曰陛下嘉惠孤寒沉滯之士罔計賢否悉拔而登之一視同仁臣竊謂此非確論蓋聖人在上則內君子而外小人若薰蕕同器甚非所以正人倫淳風俗也况丘園之下豈無宏才茂德之士陛下誠能設科以擢異等之士俾陳古人之治亂君臣之得失民生之休戚賢愚之用舍庶幾有益於治不特詩賦論策之小技以應有司之求而已疏上不報雍熙二年復舉進士廷試方禹中獻賦太宗詔升殿詢其門



第賜申科解褐大名府觀察推官四年與梁湛並佐  
趙昌言昌言入掌樞密會翟馬周事顯坐貶虢州司  
戶參軍起知魚臺縣就加大理評事召還遷殿中丞  
頃之復直史館歷封推官三司關西道判官轉太  
常博士丁內艱起令赴職改右司諫真宗初詔羣臣  
言事顯時使陝西途中作聽政箴以獻還爲度支判  
官咸平元年與楊勵李若拙朱台符同知貢舉時詔  
錢若水重修太祖實錄表顯參其事又同修起居注  
扈蹕大名詔訪羣臣邊事顯上疏曰臣聞自古用  
兵之道在乎明賞罰而已然而賞不可以獨任罰不可  
以少失故兵法曰罰之不行譬如驕子之不可用又曰  
善爲將者威振敵國令行三軍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  
犯法敗事者雖親必罰故孫武斬隊長而兵皆整穰苴  
斬監軍而敵遂退以此言之兵法不可不正也昨者命  
將出師乘秋備塞而傳潛奉明詔握重兵逗撓無謀守  
陴翫寇老精兵於不用以至蕃馬南牧邊塵晝驚河朔  
之民流移失所魏博以北蹂踐一空遂至殘妖未殄鑿  
輅親征此所謂以賊遺君父者也乃或赦而不問則何  
以謝橫死之民或黜而不戮則何以恢用兵之畧以軍  
法論之固合斬潛以徇軍中降詔以示天下如此則協



前古之典章戒後來之將帥然後擇邊臣之可用者就  
委用之臣嘗讀漢史李廣之屯兵行師也無部伍行陣  
就善水草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違遠於斥候未嘗  
遇害而廣終爲名將士卒樂用又唐高祖之備北邊也  
選勁兵爲游騎不齎軍糧隨逐水草遇敵則殺當時以  
爲得策願於邊將中不以名位高卑但擇其武勇謀畧  
素爲衆所推服者取十人焉人付騎士五十器甲完備  
輕齎糧糗逐水草以爲利往復扞禦不令人郡邑不許  
聚處遇有寇兵隨時掩捕仍令烽候相望交相救應緣  
邊州郡守城兵帥卽堅壁以待之遇游騎近城掩殺邊

寇力量出兵甲援救如此則乘城者不堅閉壘門免坐  
觀於勝負捍邊者不苟依郡郭可行備於寇攘雖匪良  
籌且殊膠柱時論頗稱之三年與李宗諤趙安仁並命  
知制誥賜金紫是年冬王均平命爲峽路安撫使歸掌  
三班韓國華判大理以斷刑失中乃選顥以代之四年  
張齊賢使關右安撫以顥爲之副顥有吏才每進對詞  
辯明敏真宗嘉賞之凡羣臣上封者悉付顥洎薛暎詳  
閱可否冬以河北饑盜命與暎分爲東西路巡檢使還  
拜右諫議大夫充戶部使會罷三部使以顥爲翰林學  
士同知審官院三班景德元年權知開封顥美風姿強



力少疾閨門雍睦與人交久而無改士大夫多之六月  
暴病卒年九十二上甚軫惻賜贈加等所著文集十五  
卷子固述適適相仁宗別有傳

固字仲堅幼有志節常著漢春秋顯器賞之初以顯遺  
蔭賜進士出身服闋詣登聞院讓前命願赴鄉舉許之  
大中祥符元年舉服勤詞學科擢甲第解褐將作監丞  
同判密州就遷著作佐郎歸朝改著作郎直史館賜緋  
歷戶部判官判戶部勾院爲人氣調俊爽善與人交踈  
財慷慨尚氣義明於吏道馬元方領三司臨事龜幸固  
撫其曠闕之狀屢請對條奏嘗詔鞠獄時稱平審天禧

大禮成奏頌甚工無幾卒年三十三有集十卷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祖郃仕閩爲義軍校家世  
尚武父澄獨折節爲儒終浦城令徽之幼刻苦爲學邑  
人江文尉善賦江爲能詩徽之與之遊從逐與齊名嘗  
肄業於潯陽廬山時李氏據有江表乃潛服至汴洛以  
文投竇儀王朴深賞遇之周顯德中舉進士劉温叟知  
貢部中甲科同時登第者十六人世宗命覆試惟徽之  
與李覃何曦趙隣幾中選解褐校書郎集賢校理宰相  
范質深器重之歷著作佐郎右拾遺竇儼纂禮樂書徽  
之預焉乾德初與鄭玘並出爲天興令府帥王彥超素



宋史卷三百九十六 列傳 八  
知其名待以賓禮蜀平移峨眉令時宋白宰玉津多以  
吟詠酬答復爲著作佐郎知全州就遷左拾遺右補闕  
太平興國初代還太宗素聞其詩名因索所著微之以  
數百篇奏御且獻詩爲謝其卒章有十年流落今何幸  
叨遇君王問姓名語太宗覽之稱賞自是聖製多以別  
本爲賜遷侍御史權判刑部嘗屬疾遣尚醫診療賜錢  
三十萬轉庫部員外郎賜金紫判南曹同知京朝官差  
遣會詔李昉等采緝前代文字類爲文苑英華以微之  
精於風雅分命編詩爲百八十卷歷遷刑兵二部郎中  
獻雍熙詞上賡其韻以賜端拱初拜左諫議大夫出知  
許州入判史館事加修撰因次對上言曰自陛下嗣統  
鴻圖闡揚文治廢墜修舉儒學嚮臻乃至周巖野以聘  
隱淪盛科選以來才彥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  
者多超遷明經業者罕殊用向非振舉曷勸專勤帥法  
不傳祖述安在且京師四方之會太學首善之地今五  
經博士並闕其員非所以崇教化獎人材繇內及外之  
道也伏望濬發明詔博求通經之士簡之朝著拔自草  
萊增置員數分教胄子隨其所業授以本官廩稍且優  
旌別斯在淹貫之士旣蒙厚賞則天下善類知所勸矣  
無使唐漢專稱得人大宗嘉納之願謂宰相曰微之儒



雅操履無玷置於館閣宜矣未幾改判集賢院嘗詔預  
觀燈乾元樓上嘉其精力不衰時劉昌言拔自下位不  
踰時參掌機務懼無以厭人望常求自安之計童儼爲  
右計使欲傾昌言代之嘗謂徽之曰上遇張洎錢若水  
甚厚旦夕將大用有直史館錢熙者與昌言厚善詣徽  
之徽之語次及之熙遽以告昌言昌言以告洎洎方固  
寵謂徽之遣熙構飛語中傷已遂白上上怒召昌言質  
其語出徽之爲山南東道行軍司馬熙落職通判朗州  
徽之未行改鎮安軍行軍司馬真宗尹京妙選僚佐驛  
召爲左諫議大夫與畢士安並充開封府判官召對便  
殿諭以輔導意東宮建屬以徽之兼左庶子嘗出巡田  
真宗作詩言懷因以寄之遷給事中卽位拜工部侍郎  
樞密直學士俄兼秘書監咸平初加禮部侍郎二年  
以衰疾求解近職改兵部仍兼秘書監入謝命坐勞之  
曰圖書之府清淨無事俾卿得以養性也是秋特置翰  
林侍讀學士命與夏侯嶠呂文仲並爲之賜宴秘閣且  
褒以詩未幾以足疾請告上取名藥以賜郊祀不及扈  
從錫賚如侍祠之例車駕北巡徽之力疾辭於苑中上  
顧謂曰卿勉進醫藥比見當不久也及駐蹕大名特降  
手詔存諭明年春正月車駕還又遣使臨問卒年八十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列傳 十一  
贈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五十萬絹五百匹錄其外孫宋  
綬太常寺太祝姪孫偃集並同學究出身徽之純厚清  
介守規矩尚名教尤疾非道以干進者嘗言溫仲舒寇  
準用博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寔薄世謂其  
知言徽之寡諧於俗唯李昉王祐深所推服與石熙載  
李穆賈黃中爲文義友自爲郎官御史朝廷卽待以舊  
德善談論多識典故唐室以來士族人物悉能詳記酷  
好吟詠每對客論詩終日忘倦旣沒有集二十卷留於  
家上令夏侯嶠取之以進徽之無子後徽之妻士卒及  
葬復以緡帛賜其家

澈字晏如徽之宗人也世家建陽父思進晉天福中北  
渡海因家於青州之北海累佐使幕澈幼聰警七歲讀  
春秋左氏傳卽曉大義周宰相李穀召令默誦一無遺  
誤穀甚異之年十六思進爲鎮趙從事會昭慶令缺使  
府命澈假其任時河決鄰郡府督役甚急澈部徒數千  
徑大澤中多蘆葦令采刈爲筏順流而下旣至執事者  
訝以後期俄而葦筏繼至駭而問之澈以狀對乃更嗟  
賞建隆初舉進士時竇儀典貢部謂澈文詞敏速可當  
書檄之任調補河內主簿再遷青州司戶參軍知州張  
全操多不法澈鞫獄平允無所阿畏太祖知其名召試



禁中改著作佐郎出知渠州江南平改通判虔州令就  
大將曹彬分兵以行既入境僞帥郭再興擁兵自固澈  
單騎直趨其壘諭以朝廷威信再興卽奉符以代澈悉  
料城中軍士之勇壯者凡五百人爲一綱部送京師土  
豪黎羅二姓聚衆依山謀亂澈率兵平之擒二豪械送  
闕下遷右贊善大夫知淄州事親以孝聞求便侍養徙  
同判青州三遷祠部員外郎復知淄州又知舒州累轉  
祠部郎中咸平初遴選王府僚佐以澈爲雍王府記室  
參軍賜金紫加度支郎中景德初車駕幸澶淵王爲東  
京留守澈遷兵部郎中充留守判官早巡囚逸王驚而

感疾及薨又得閨門殘忍之狀坐輔導不善免官未幾  
起爲祠部郎中卒年七十四子巒淳化進士職方員外  
郎

呂文仲字子臧歙州新安人父祿僞唐歙州錄事參軍  
文仲在江左舉進士調補臨川尉再遷大理評事掌宗  
室書奏入朝授太常寺太祝稍遷少府監丞預修太平  
御覽廣記文苑英華改著作佐郎太平興國中上每御  
便殿觀古碑刻輒召文仲與舒雅杜鎬吳淑讀之嘗令  
文仲讀文選繼又令讀江海賦皆有賜賚以本官充翰  
林侍讀寓直御書院與侍書王著更宿時書學葛湍亦



直禁中太宗暇日每從容問文仲以書史著以筆法端以字學雍熙初文仲遷著作佐郎副王著使高麗復命改左正言巡撫福建未幾賜金紫加左諫議大夫淳化中與陳堯叟並兼關西巡撫使時內品方保吉專幹權酷威制郡縣民疲吏擾變易舊法訟其掎克者甚衆文仲等具奏其實太宗怒甚亟召保吉將劾之反爲保吉所訟下御史驗問文仲所坐皆細事而素異儒且耻與保吉辯對因目誣伏遂罷職既而太宗知其由復令直秘閣踰月再爲侍讀一日召於崇政殿讀上草書經史故實數十軸詔模刻于石遷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同判吏部銓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審官院咸平三年拜工部郎中充翰林侍讀學士受詔集太宗歌詩爲三十卷詔書加獎又知審刑院六年授御史中丞景德中鞠曹州奸民趙諫獄諫多與士大夫交遊內出姓名七十餘人令悉窮治文仲請對言逮捕者衆或在外郡苟悉索之慮動人聽上曰卿執憲當嫉惡如讐豈公行黨庇邪文仲頓首曰中司之職非徒繩糾愆違亦當顧國家大體今縱七十人悉得奸狀以陛下之慈仁必不盡戮不過廢棄而已但籍其名吏察其爲人置於冗散或舉選對敷之日擯斥之未爲晚也上從其言三年遷工部侍



郎復爲翰林侍讀學士文仲父居禁近頗周密慎一日早朝暴得風疾請誥踰百日詔續其奉明年改刑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未幾卒錄其子永爲奉禮郎文仲富詞學器韻淹雅其使高麗也善於應對清淨無所求遠俗悅之後有使高麗者必詢其出處然性頗齷齪不爲時論所許有集十卷

王著字知微文仲同時人自言唐相石泉公方慶之後世家京兆渭南祖賁廣明中從僖宗入蜀遂爲成都人賁仕王建爲雅州刺史父景瓌爲州別駕著僞蜀明經及第歷平泉百丈永康主簿蜀平赴闕授隆平主簿凡

十一年不代著善攻書筆迹甚媚頗有家法太宗以字書訛舛欲令學士刪定少通習者太平興國三年轉運使侯陟以著名聞改衛寺丞史館祗候委以詳定篇韻六年召見賜緋加著作佐郎翰林侍書與侍讀更直于御書院太宗聽政之暇嘗以觀書文筆法爲意諸家字體洞臻精妙嘗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後真宗嘗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於規益於侍書待詔中亦無其比



雍熙二年遷左拾遺使高麗端拱初加殿中侍御史二年與文仲同賜金紫明年卒特加贈賜錄其子嗣復爲奉禮郎

呂祐之字元吉濟州鉅野人父文贊本州錄事參軍祐之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洋州改右贊善大夫出爲泰寧軍節度判官移天雄軍召拜殿中侍御史決獄西蜀還知具州換右補闕直史館通判吏部南曹遷起居舍人端拱中副呂端使高麗假內庫錢五十萬以辦裝還遇風濤舟欲覆祐之悉取所得貨沉之郎止復獻海外軍皇澤詩十九首太宗嘉之仍蠲其所貸淳化初判戶部勾院會分備三館職以祐之與趙

昂安德裕並直昭文館俄以本官知制誥賜金紫同知貢舉有東野口宣者祐之以妻族嘗薦舉之坐鞠獄陳州不實貶官祐之亦降授殿中丞再直史館未幾復知制誥太宗嘗閱班簿擇近臣舉官覩祐之姓名宰相因言其前坐舉無狀上曰此正可令贖過矣卽取祐之焉至道初拜右諫議大夫賜金紫知審官院出知襄州徙壽州真宗卽位轉給事中復知襄州移昇州歲餘又典襄陽歸掌吏部選事知通進銀臺司與呂文仲並拜工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自置侍讀侍講甚艱其選至是



宋史卷三百九十一 列傳 十五  
裁七人祐之第其名氏刻石于秘閣祐之純謹長者不喜趨競所至無顯譽備顧問不能有所啓發會文仲以疾罷近職祐之亦出爲集賢院學士仍並遷刑部侍郎景德四年卒年六十一有集三十卷

潘慎修字成德泉州莆田縣人父承祐仕閩後歸江南仕李景至刑部尚書致仕慎修少以父任爲秘書省正字累遷至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開寶末王師征江南李煜遣隨其弟從鎰入貢買宴錢求緩兵留館懷信驛旦夕捷書至邸吏督從鎰入賀慎修以爲國且亡當待罪何賀也自是每羣臣稱賀從鎰卽奉表請罪太祖嘉

其得禮遣中使慰諭供帳牢餼悉加優給煜歸朝以慎修爲太子右贊善大夫煜表求慎修掌記室許之煜卒改太常博士歷膳部倉部考功三員外通判壽州知開封縣又知湖梓二州淳化中秘書監李至薦之命以本官知直秘閣慎修善弈碁太宗屢召對弈因作碁說以獻大抵謂碁之道在乎恬然而取舍爲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碁矣因舉十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俄與直昭文館韓援使淮南巡撫累遷倉部考功二部郎中咸平中又副刑曷爲兩浙巡撫使俄同修起居注



景德初上言衰老求外任真宗以儒雅宜留秘府止聽  
解記注之職數月擢爲右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從  
幸澶州遘寒疾詔令肩輿先歸明年正月卒年六十九  
賻錢二十萬絹一百匹慎修疾雖亟精爽不亂託陳彭  
年草遺奏不爲諸子于澤但以主恩未報爲恨上憫之  
錄其子汝士爲大理評事汝礪爲奉禮郎令有司給舟  
載其柩歸洪州慎修風度醞籍博涉文史多讀道書善  
清談先是江南舊臣多言李煜闇懦事多過實真宗一  
日以問慎修對曰煜或情理若此何享國十餘年他日  
將宰相語及之且言慎修溫雅不忘本得臣子之操深

嘉獎之當時士大夫與之遊者咸推其素尚然頗恃前  
輩待後進倨慢人以此少之有集五卷汝士至工部員  
外郎直集賢院

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父昌業南唐虞部員外郎鎬  
幼好學博貫經史兄爲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爲旁親  
所訟疑其法不能決鎬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比也兄  
甚竒之舉明經解褐集賢校理入直澄心堂江南平授  
千乘縣主簿太宗卽位江左舊儒多薦其能改國子監  
丞崇文院檢討會將祀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召鎬問  
之鎬曰當祭而日食猶廢况謫見如此乎普言于上卽



罷其禮翌日遷著作佐郎改太子左贊善大夫賜緋魚  
歷殿中丞國子博士加秘閣校理太宗觀書秘閣詢鎬  
經義進對稱旨即日改虞部員外郎加賜金帛又問西  
漢賜與悉用黃金而近代爲難得之貨何也鎬曰當是  
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又嘗召問天寶黎園事敷奏  
詳悉再遷駕部員外郎判太常禮院與朱昂劉承珪編  
次館閣書籍虞部郎中事畢賜金紫改直秘閣會修大  
祖實錄命鎬檢討故事以備訪問景德初置龍圖閣待  
制因以命錫鎬加都官郎中從幸澶淵遇懿德皇后忌  
日疑軍中鼓吹之禮時鎬先還備儀仗命馳騎問之鎬

以武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爲對預修冊府元龜改  
司封郎中四年拜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賜襲衣  
金帶班在樞密直學士下時特置此職儒者榮之大中  
祥符中同詳定東封儀注遷給事中三年又置本閣學  
士遷鎬工部侍郎充其職上日賜宴秘閣上作詩賜之  
進秩禮部侍郎六年冬卒年七十六錄其子渥爲大理  
寺丞及三孫官鎬博聞強記凡所檢閱必戒書吏云某  
事某書在某卷幾行覆之一無差誤每得異書多召問  
之鎬必手疏本末以聞顧遇甚厚士大夫有所著撰多  
訪以古事雖晚輩卑品請益應答無倦年踰五十猶日



治經史數十卷或寓直館中四鼓則起誦春秋所居僻陋僅庇風雨處之二十載不遷徙燕居暇日多挈醪饌以待賓友性和易清素有懿行士類推重之

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寧人祖文徽仕南唐至工部尚書父元方亦仕李煜爲建州觀察判官王師平金陵盧絳據歙州遣使傳檄至郡元方斬其使及絳擒太祖聞元方所爲優獎之拜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道幼沉疑不羣罕言笑喜親筆硯文徽特愛之未冠以詞業稱侍母渡江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鱖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鱖尺許以饋又割臂血寫佛

經母疾尋愈後數年母卒絕意名宦遊五臺將落髮爲僧一夕震雷破柱道坐其下了無怖色寺僧異之咸勸以仕端拱初舉進士高第解褐館陶尉曹彬鎮徐州辟爲從事深被禮遇改興元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授著作佐郎淳化中蜀寇叛命道通判遂州召對出御書歷俾錄其課給以實奉至道三年有使兩川者得道公正清潔之狀以聞優詔嘉獎遷秘書丞俄徙知果州時寇黨尚有伏巖谷依險爲柵者其酋何彥惠集其徒二百餘止西充之大木槽穀弓露刃詔書招諭之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須史爾其黨



豈無註誤邪遂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間關林壑百里許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踞胡床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卽相率投順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加賜袍帶驛奏璽書褒諭咸平四年代歸賜緋魚上言曰朝廷命轉運使副不惟審度金穀蓋以察廉郡縣庶臻治平以召和氣今觀所至或匪盡公蓋無懲勸之科致有因循之弊望自今每使回日先令具任內曾薦舉才識者若干奏緹貪猥者若干朝廷議其否臧以爲賞罰從之

俄出知寧州會舉賢良方正之士李宗諤以道名聞策

入第四等拜左正言直史館未幾出爲西京轉運副使六年始令三司使分部置副召入拜工部員外郎充度支副使賜金紫道儒雅迂緩治劇非所長卞衮爲鹽鐵副使與道同候對將升殿遽出奏牘請道同署及上詢問事本道素未省也不能對遂以本官罷出知襄州卒不能自辯亦無愠色大中祥符元年歸直史館遷刑部員外郎預修冊府元龜三年進秩兵部爲龍圖閣待制與張知白孫奭王曙並命馬加刑部郎中判吏部選事糾察在京刑獄奉使契丹以久次進右司郎中眞宗退朝之暇召馮元講易便坐惟道與李虛已李行簡預焉



天禧元年以耳聾難於對問表求外任得知虢州將行  
上御龍圖閣飲餞之秋蝗災民歉道不候報出官廩米  
賑之又設粥糜以救饑者給州麥四千斛爲種於民民  
賴以濟所全活萬餘人二年五月卒訃聞真宗軫惜之  
詔其子奉禮郎循之乘傳往治喪事遷大理評事賦祿  
終制道性淳厚有犯不較所至務寬恕胥吏有過未嘗  
笞罰民訟逋負者或出已錢償之以是頗不治嘗出按  
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卽計直掛錢於樹而去  
兒時嘗戲畫地爲太第曰此當分贍孤遺及居京師家  
甚貧多聚親族之惻獨者祿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

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獨者待之愈厚多所周

赴舉貧不能親族

道之退出滑臺過公

翁家翁喪貧窶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褚  
中錢與之且爲其女擇壻別加資遣又故人卒貧甚質  
女婢於人道爲贖之嫁士族搢紳服其履行好學嗜弈  
棊深信內典平居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服玩極  
於卑儉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  
六十四論者以爲積善所延也有集二十卷從兄陶陶  
字大均初事李煜以明法登科補常州錄事參軍歸朝  
詔大理評事試律學除本寺丞遷大理正歷侍御史權



判大理寺賜緋斷官仲禹錫訟陶用法非當陶抗辯得  
雪遷工部郎中俄知台州累遷兵部咸平五年宋博爲  
大理議趙文海罪不當宰相請以陶代真宗曰聞陶亦  
深文當加戒勗卽遷秘書少監判寺事時楊億知審刑  
陶屢攻其失又命代之賜金紫陶持法深刻用刑多失  
中前後坐罰金百餘斤皆以失入無誤出者景德三年  
卒年七十子拱之淳化三年進上後爲都官郎中慶之  
太子中舍

論曰興詰命者以詞章典雅爲先侍講讀者以道德洽  
聞爲貴自昔皆難其人至宋尤重其選太宗崇尚儒術  
聽政之暇以觀書爲樂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備顧問真  
宗克紹先志兼置侍講學士日因內閣以設職名俾鴻  
碩之士更直迭宿相與從容謚論以丕之清介頑之和  
豫顯之明敏茂直之淳厚俾領詞職固無忝矣若文仲  
之器韻淹雅慎修之醞籍該貫杜鎬之博聞強識查道  
之純孝篤義置諸左右啓沃尤多豈直講論文義而已  
哉若祐之不喜趨競徽之深疾幸進風采凝峻又其卓  
然者也徽之嘗謂溫仲舒寇準以搏擊取貴位使後輩  
務習趨競禮俗寢薄君子以爲名言云







治行卽召對以爲太常博士知曲阜縣初勦在廣州以  
清潔聞及被召蕃酋爭持寶貨以獻皆慰遣之後爲御  
史臺推直官累遷祕書監分司南京管勾祖廟以尚書  
工部侍郎致仕後道輔卒年八十九道輔幼端重舉進  
士第爲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  
真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  
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  
遷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孔子祠事孔氏故多放縱者  
道輔一繩以法上言廟制卑陋請加脩崇詔可再遷太  
常博士章獻太后臨朝召爲左正言受命日論奏樞密  
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竊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清朝  
廷立對移刻太后可其言乃退未幾爲直史館判三司  
理欠憑由司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契丹  
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艷然徑出契丹使主  
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之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  
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  
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  
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旣還言者  
以爲生事且開爭端仁宗問其故對曰契丹比爲黑水  
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爲所侮若不較恐益



慢中國帝然之歷判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坐糾  
事不當出知鄆州徙青州還判流內銓遷尚書兵部員  
外郎復出知徐許二州徙應天府明道二年召爲右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孫祖德  
范仲淹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  
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絀廢願賜  
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宰相呂夷簡  
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  
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  
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

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荅卽奏言伏閣請對  
非太平美事於是出道輔知泰州明日晨入至待漏閣  
有詔亟馳出城頃之徙徐州又徙兖州進龍圖閣直學  
士遷給事中在兖三年復入爲御史中丞道輔性鯁挺  
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  
益忌之初道輔與其父里中儻郭贊舊宅居之有言於  
帝者曰道輔家近太廟出入傳呼非所以尊神明卽詔  
道輔他徙集賢校理張宗古上言漢內史府在太廟堦  
垣中國朝以來廟垣下皆有官私第舍謂不須避帝出  
宗古通判萊州道輔歎曰儉人之言入矣會受詔鞠焉



士元獄事連參知政事程琳宰相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已將逐之察帝有不悅琳意卽謂道輔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見上爲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輔朋黨大臣出知鄆州已而道輔知爲士遜所賣頗憤惋時大寒止道行至韋城發病卒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皇祐三年王素因對語及道輔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子宗翰

宗翰字周翰登進士第知仙源縣而爲治有條理遇族人  
人有恩不以私故訛法王珪司馬光皆上章論薦由通判陵州爲夔峽轉運判官提點京東刑獄知虔州城濱

章貢兩江歲爲水齧宗翰伐石爲址治鐵錮之由是屹然詔書褒美歷陝楊洪兗州皆以治聞哲宗初立求言吏民上書以千數詔司馬光采閱其可用者十五人獨稱獎其二乃宗翰與王鞏也元祐初召爲司農少卿遷鴻臚卿言孔子之後自漢以來有褒成奉聖宗聖之號皆賜實封或繅帛以奉先祀至于國朝益加崇禮真宗東封臨幸賜子孫世襲公醫然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爲不正請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爲奉聖公不領他職給廟學田萬畝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進刑部侍郎屬疾求去以寶文閣待



制知徐州未拜而卒

鞠詠字詠之開封人父勵尚書膳部員外郎廣南轉運使詠十歲而孤好學自立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錢塘縣改著作郎知山陰縣仁宗卽位以太常博士召爲監察御史錢惟演自亳州來朝圖入相詠言惟演險險嘗與丁謂爲婚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奸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此力攻謂今若遂以爲相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乃亟去大安殿柱生芝草召羣臣就觀詠言陛下新卽位河決未塞

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灾變臣願陛下以援進忠良退斥邪佞爲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爲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時王欽若復相詠嫉欽若阿倚數駢睨其短欽若心忌之會詠兼左丞使率府率崇俊入朝失儀詠言崇俊少在邊今老矣此不足罪欽若奏詠廢朝廷儀出通判信州又坐鞠陳絳獄失實徙邵州欽若卒御史中丞王臻奏還詠殿中侍御史爲三司鹽鐵判官曹利用貶死利用嘗所薦擢者多領兵守邊朝廷欲罷去之詠請一切毋治天聖六年夏大星晝隕有聲如雷詠條五事上之因言太子少保致仕晁迥雖老而有器識



宜蒙訪對其必有補又言三司使胡則丁謂黨也性貪巧不可任利權河北京師旱饑奏請出太倉米十萬石振饑民江淮制置使鍾離瑾因奏計多致東南物以賂權貴詠請御史臺劾狀帝面諭瑾亟還所部以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同判吏部流內銓爲三司鹽鐵副使八年特置天章閣侍制以詠及范諷爲之判登聞檢院定國軍節度使張士遜入覲冀得再用詠奏曰曹利用擅威福士遜與之共事相親厚援薦以至相位陛下以東宮僚屬用之臣願割舊恩伸公義趣使之藩士遜乃赴鎮明年詠卒嘗著道釋雜言數十篇別構淨室以居自號深寧子

劉隨字仲豫開封考城人以進士及第爲永康軍判官軍無城堞每伐巨木爲柵壞輒以他木易之頗用民力隨因令環植楊柳數十萬株使相連屬以爲限界民遂得不擾屬縣令受賕鬻獄轉運使李士衡託令於隨不從士衡憤怒乃奏隨苛刻不堪從政罷歸不得調初西南夷市馬入官苦吏誅索隨爲繩按之旣罷夷人數百訴於轉運使曰吾父何在事聞乃得調後改大理寺丞爲詳斷官李溥以贓敗事連權貴有司希旨不窮治隨請再劾之卒抵溥罪晁迥薦通判益州呂夷簡安撫川



陝又言其材以太常博士改右正言數月坐嘗爲開封  
府發解巡捕官而不察舉人私以策辭相授降監濟州  
稅稍徙通判晉州還朝遷右司諫爲三司戶部判官隨  
在諫職數言事嘗言今之所切在於納諫其餘守常安  
靖而已又奏頻年水旱咎在執事大臣忿爭不和請察  
王欽若等所爭爲辨曲直又因星變言國家本支蕃衍  
而安定王之外封策未行望擇賢者用唐故事增廣嗣  
王郡王之封以慰祖宗意時下詔蜀中選優人補教坊  
隨以爲賤工不足辱詔書又劾奏江淮發運使鍾離瑾  
載奇花怪石數十艘納禁中及賂權貴累疏論丁謂姦  
邪不宜還之內地胡則謂之黨旣以罪出陳州不當復  
進職王欽若旣死詔塑其像茅山列於仙官隨言欽若  
賊污無忌憚考其行豈神仙耶宜察其妄又言李維以  
詞臣求換武職非所以勵廉節前後所論甚衆帝旣益  
習天下事而太后猶未歸政隨請軍國常務專稟帝旨  
又諫太后不宜數幸外家太后不悅會隨請外出知濟  
州改起居郎久之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入兼侍御史知  
雜事上言比年庶官僥倖請託或對見之際涕泗祈恩  
或績效甚微銜鬻要賞亦有藩翰之臣位尊職重表章  
不遜請求靡厭按察之司燕安顧望以容奸爲大體以



舉職爲近名以巧詐爲賢以恬退爲拙以至貪殘者賣  
于貨財老疾者不知止足請行申儆之法朝廷爲下詔  
戒中外未幾權同判吏部流內銓以長定格從事吏不  
得爲奸改三司鹽鐵副使使契丹以病足痺辭不能拜  
及還爲有司劾奏奪一官出知信州徙宜州再遷工部  
郎中知應天府召爲戶部副使改天章閣待制不旬日  
卒隨與孔道輔曹脩古同時爲言事官皆以清直聞隨  
臨事明銳敢行在蜀人號爲水晶燈籠初使契丹還會  
貶而官收所得馬十五乘旣卒帝憐其家貧賜錢六十  
萬

曹脩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人進士起家累遷祕書丞同  
判饒州宋綬薦其材召還以太常博士爲監察御史上  
四事曰行法令審故事惜材力辨忠邪辭甚切至又奏  
唐貞觀中嘗下詔令致仕官班本品見任上欲其知恥  
而勇退也比有年餘八十尚任班行心力旣衰官事行  
補請下有司敕文武官年及七十上書自言特與遷官  
致仕仍從貞觀舊制卽宿德勳賢自如故事因著爲令  
脩古嘗偕三院御史十二人晨朝將至朝堂黃門二人  
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爲所詈脩古奏前史稱御史臺  
尊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與知雜事同今黃門侮慢



若此請付所司劾治帝聞立命笞之晏殊以笏擊人折齒脩古奏殊身任輔弼百僚所法而忿躁亡大臣體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陳恕於中書榜人卽時罷黜請正典刑以允公議司天監主簿苗舜臣等嘗言土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日官同考定及奏以謂上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災變被罰脩古奏言日官所定布旨悅上未足爲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人人自此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爲福天變不告所損至大禁中以翡翠羽爲服玩詔市於南越脩古以謂重傷物命且眞宗時嘗禁採絨毛故事未遠命罷之時頗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不可勝計脩古極陳其不可久之出知歙州徙南劍州復爲開封府判官歷殿中侍御史擢尚書刑部員外郎知雜司事權同判吏部流內銓未踰月會太后兄子劉從德死錄其姻戚至於廝役幾八十人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集賢校理錢駿皆緣遺奏超授官秩脩古與楊偕郭勸段少連交章論列太后怒下其章中書大臣請黜脩古知衢州餘以次貶太后以爲責輕命皆削一官以脩古爲工部員外郎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會赦復官卒脩古立朝慷慨有風節當太后臨朝權倖用事人人顧望畏忌而脩



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既没人多惜之家貧不能歸葬  
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  
人也卒拒不納太后崩帝思脩古忠特贈右諫議大夫  
賜其家錢二十萬錄其壻劉勳爲試將作監主簿脩古  
無子以兄子覲爲後覲知封州儂智高亂死之見忠義  
傳弟脩睦性廉介自立與脩古同時舉進士有聲鄉里  
累官尚書都官員外郎知邵武軍御史中丞杜衍薦以  
爲侍御史歲餘改司封員外郎出知壽州徙泉州坐失  
舉奪一官罷去後以知吉州不行上書請老不聽分司  
南京未幾致仕年五十一章得象表其高詔還所奪官

卒曹氏自脩古以直諫聞其女子亦能不累於利至覲  
又能死其官而脩睦亦恬於仕進不待老而歸世以是  
賢之

郭勸字仲褒鄆州須城人舉進士授寧化軍判官累遷  
太常博士通判密州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梓州路轉  
運判官以母老固辭復爲博士通判萊州州民霍亮爲  
仇人誣罪死吏受賂傳致之勸爲辨理得免擢殿中侍  
御史時宋綬出知應天府杜衍在荆南勸言綬有辭學  
衍清直不宜處外又言武勝軍節度使錢惟演遷延不  
赴陳州覬望相位弟惟濟任觀察使定州總管自請就



遷留後胡則以罪罷三司使乃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請趣惟演上道罷惟濟兵權追則除命又論劉從德遺奏恩濫貶太常博士監維州稅改祠部員外郎知萊州月餘復爲侍御史判三司鹽鐵勾院郭皇后廢議選納陳氏勸進諫曰正家以正天下自后妃始郭氏非有大故不當廢陳氏非世閹不可以儼宸極疏入后已廢而陳氏議遂寢遷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馬季良自貶所求致仕朝廷從之勸言致仕所以待賢者豈負罪貶黜之人可得請追還敕誥又言發運使劉承德獻輪扇浴器大率以媚上也請付外毀以戒邪佞

趙元昊襲父位以勸爲官告使所遺百萬悉拒不受還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流內銓遷工部郎中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延州元昊將山遇率其族來歸且言元昊將反勸與兵馬鈴轄李渭議自德明納貢四十年有內附者未嘗留乃奏郤之是冬元昊果反遣其使稱僞官來勸視其表函猶稱臣因上奏曰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尚稱臣可漸以禮屈之願與大臣熟議遂落職知齊州改淄州數月移磁州元昊益侵邊關陝擾攘言者猶指勸不當絕山遇事又降兵部員外郎丁母憂起復知鳳翔府尋復待制召權戶部副使以龍圖閣直學



士知滑州再遷兵部郎中徙滄州又徙成德軍盜起甘  
陵徙鄆州既而知成德軍韓琦言勸所遣將張忠劉遵  
平賊功皆第一特詔獎諭未幾召爲翰林侍讀學士復  
判流內銓改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遷給事中辭不  
受而請贈其祖萊陽令寧遂以爲尚書祠部員外郎衛  
士有相惡者陰置刃衣篋中從勾當皇城司楊景宗入  
禁門既而爲閹者所得景宗輒隱不以聞勸請先治景  
宗罪章再上不聽又廷爭累日卒貶景宗祀明堂將加  
恩中外官勸就齋次帥羣御史求對不許又極論之是  
年復爲侍讀學士同知通進銀臺司勸性廉儉居無長  
物嘗謂諸子曰顏魯公云生得五品服章綬任子爲齋  
郎足矣及再爲侍讀曰吾起諸生志不過郡守今年七  
十列侍從可以歸矣遂用元日拜章三上不得謝賜銀  
使市田宅後二年卒子源明治平中爲太常博士會御  
史知雜事呂誨等奏彈中書議追崇濮安懿王典禮非  
是被黜以源明補監察御史裏行源明乞免除命請追  
誨等遂聽免後以職方員外郎知單州卒

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其母嘗夢鳳集家庭寤而生少  
連及長美姿表倜儻有識度舉服勤詞學爲試祕書省  
校書郎知崇陽縣崇陽劇邑自張詠爲令有治狀其後



惟少連能繼其風迹權杭州觀察判官預校道經改祕  
書省著作佐郎歷知蒙城名山金華三縣以本省丞爲  
審刑院詳議官張士遜守江寧辟通判府事還爲御史  
臺推直官遷太常博士論劉從德遺奏恩濫降祕書丞  
監漣水軍酒稅復爲博士通判天雄軍太后崩召爲殿  
中侍御史與孔道輔等伏閣言郭皇后不當廢少連坐  
贖復上疏曰陛下親政以來進用直臣開闢言路天下  
無不歡欣一旦以諫官御史伏閣遽行黜責中外皆以  
爲非陛下意蓋執政大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而斷  
來者之說也竊觀戒諭自今有章宜如故事密上毋得  
羣詣殿門請對且伏閣上疏豈非故事今遽絕之則國  
家復有大事誰敢旌進而言者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閣  
雪陸贄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錫前史以爲美事今陛  
下未忍廢黜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爲妃諫官御史安  
敢緘默陛下深惟道輔等所言爲阿黨乎爲忠亮乎疏  
入不報又上疏曰高明粹清凝德無累者天之道也氛  
稜蔽翳晦明偶差乃陰陽之沴爾象天德者君之體也  
治陰陽者臣之職也陛下秉一德臨萬方有生之類莫  
不浸涵德澤而氛稜蔽翳偶差晦明以累聖德者由大  
臣懷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貢狂瞽



竊痛陛下履仁聖之具美乏骨鯁之良輔因成不忍之  
忿又稽不遠之復臣是以漉肝膽披情愫爲陛下廓清  
氛祲蔽翳之累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  
定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若然則君天下脩化本  
者莫不自內而刑外也況聞入道降妃之議出自臣下  
且后妃有罪黜則告宗廟廢則爲庶人安有不示之於  
天下不告之於祖宗而陰行臣下之議乎且皇后以小  
過降爲妃則臣下之婦有小過者亦當降爲妾矣比抗  
章請對不蒙賜召豈非奸邪之臣離間陛下耶臣等赴  
中書時執政之臣謂后有妬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爲

妃兼云有上封者慮后不利於聖躬故築高垣置在別  
館臣等備言中外之議以爲未可願速降明詔復中宮  
位號以安民心翌日詔出乃云中宮有過掖庭具知特  
示涵容未行遽黜置之別館俾自省脩供給之間一切  
如故臣未審黜置別館爲后爲妃詔書不言安所取信  
況皇后事陛下一紀有餘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  
於宸聽搢紳循默無敢爲陛下言者臣所謂氛祲蔽翳  
以累聖德者蓋臣職有職爾臣竊恐奸邪之人引漢武  
幽陳皇后故事以誣惑陛下且漢武驕奢淫縱之主固  
不足踵其行事而爲人臣者思致君如堯舜豈致君如



漢武哉今皇后置於別館必恐懼脩省陛下仁恕之德  
施於天下而獨不加於中宮乎願詔復中宮位號杜絕  
非間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懽豈不美  
哉陛下苟爲邪臣所蔽不加省察臣恐高宗王后之枉  
必見於他日宮闈不正之亂未測於將來惟聖神慮焉  
未幾除開封府判官改尚書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爲  
三司度支判官出爲兩浙轉運副使舊使者所至郡縣  
索簿書不暇殫閱往往委之吏胥吏胥持以爲貨少連  
命郡縣上簿書悉緘識遇事間指取一二自閱擿其非  
是者按之餘不及閱者全緘識以還由是吏不能爲奸

而州縣簿書莫敢不治矣部吏有過召誥曰聞子所爲  
若此有之乎有當告我我容汝自新苟以爲無吾不使  
善人被謗卽爲汝辨明矣吏不敢欺皆以實對少連每  
得其情諄諄戒飭使去後有能自改過者猶保任之秀  
州獄死無罪人時少連在杭吏畏恐聚謀僞爲死者服  
罪款未及綴屬少連已挈舟入城訊獄吏具服請罪以  
爲神明是時鄭向守杭無治才訟者不服往往自州出  
徑趨少連少連一言處決莫不盡其理徙使淮南兼發  
運司事加兵部員外郎又徙陝西駙馬都尉柴宗慶知  
陝州縱其下撓民少連入境劾奏之入兼侍御史知雜



事踰月爲度支三司副使河東地震奉使安撫還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廣州時元昊反范仲淹薦少連才堪將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改渭州命未至而卒少連通敏有才遇事無大小決遣如流不爲權勢所屈既卒仁宗歎息之

論曰古人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當天聖明道間天子富於春秋毋后稱制而內外肅然紀綱具舉朝政亡大闕失奸人不得以自肆者繇言路得人故也是時孔道輔鞠詠劉隨曹修占迭爲諫官御史郭勸段少連繼之皆侃侃正色遇事輒言雖被斥逐不更其守及帝既親政道輔勸少連復任言責郭后之廢引議慷慨犯人主責大臣其氣益壯遺風餘烈天下至今稱之詩所謂邦之司直其庶幾歟



宋史卷二百九十七終

人主責大臣其原命林

其人主責大臣其原命林

宋史卷二百九十七

列傳

十一



